大時代文藝叢書

大別山荒僻的一角

田涛著

85
4
2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7.63
478.6-23
2.

大時代文藝叢書

大別山荒僻的一角

著　濤　田

3 0610 2351 5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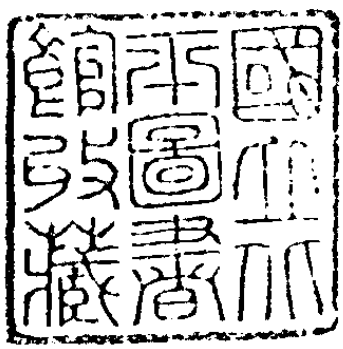
目次

一　受傷的戰士……一
二　大別山荒僻的一角……九
三　船上……一六
四　蚊子……二三
五　突擊……三二
六　苦難……四三
七　射手……五二
八　李小棚……七四
九　毀滅的宋埠城……八四

100989

大別山荒僻的一角

一　受傷的戰士



幽靜的夏夜，戰場上的弟兄們匍匐在壕溝的泥沙裏，疥瘡作起怪來，就用指甲搔着，指甲滑得皮膚吵吵的響。原野黑暗的樹林裏，鷄冠槍又像野鴨一樣呱呱的叫起來，子彈磨擦着空氣嗚嗚的，平靜的原野裏又像起了一陣騷動，這艱苦的沒有止期的慘痛的戰爭，在這亂雜的騷動的槍聲裏，將又要犧牲許多生命。接着野礮的礮彈嗚嗚的飛過來，落在附近幾十丈遠的地方爆炸了，那煙塵飛揚起來，像烏雲一樣瀰漫在空中。

嗚——啌㗎……嗚——啌㗎……

這種可怕的吼叫和爆炸聲，震動着大地，震動着匍匐在戰壕裏的弟兄，他們已再顧不到身上發癢的疥瘡了，兩手緊緊握着槍，鎮靜着不發一顆子彈，他們曉得槍膛裏一顆子一定要射中一個敵人纔能夠發射。

一排壕溝給敵人猛烈的礮火炸平，硫磺和彈藥的氣息散佈在四週，嗚嗚的吼叫聲音仍舊繼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續的發出，稠密的在原野裏爆炸着，震動着，……從戰爭以來敵人還是第二次用這樣猛烈的礮火攻擊，眼看見匍匐在壕溝裏的弟兄們的頭顱和身子被炸得粉碎。

『喲，同鄉，你看看我的胳膊還有嗎？』

一個粗實健康的弟兄從戰壕裏側過頭來，問他的同鄉，另外一個弟兄。

另外那一個弟兄在煙霧中伸過手來摸摸他的臂膀，他的胳膊：

『還有，胳膊沒有掉。』

這個健康的弟兄還有幾分不放心，自己擺動着兩旁的胳膊，又用手摸摸左臂！感覺像有水似的潮濕，用鼻子嗅嗅，是血，……

『是血，我受傷了。』

他大聲的叫着，但是這聲音給礮彈的爆炸聲埋沒得一點也聽不見。

忽然，一塊破片從他耳旁掃過去，正正打在他身旁另外一個弟兄，他同鄉的頭額上，頭額破開一個血洞，像一隻被抽掉骨格的動物一樣躺倒壕溝裏了。

這位健康粗壯的受傷戰士，四面尋找他的夥伴，官長，但是只望見那彈藥氣味的煙霧下面被礮彈炸開的坑洞，尋不到一個夥伴，指揮官也死在礮彈下面了。

現在他的左臂也開始作疼起來。當礮彈漸漸稀疏下來的時候，他搬起了自己的一梃輕鷄冠槍，再從陣亡弟兄們身旁尋搜了一梃，搬着這兩梃鷄冠槍就隱避進一叢樹林裏。

這一叢樹林曾是敵人發礮的目標，幾個礮彈落在林叢中，把樹木炸飛起一大片，滿目狼藉悽涼的情況，四五個被炸出了水的深坑，他爬伏在樹木稀疏的一個坑裏，鷄冠槍支架在兩個地方，裝滿子彈。

礮聲漸漸稀疏下來，可以聽到步槍和鷄冠槍的噼啪聲了。夜空裏的星星還在閃亮，像窺視戰壕裏的死屍和血泊，又像在遙遠裏探聽大地上殺人的槍礮聲。滿處散佈着毀滅和血腥氣息的原野，現在只有步槍和鷄冠槍的響聲了。

這位英勇的受傷戰士匍匐在坑裏的泥沙上，眼睛瞄望着樹林外面的動靜，他聽見自己弟兄們的喊殺聲，囂亂的步槍聲，……

他，十分鎮靜的傾聽着，左臂又感到疼痛了，就從身旁抓起一把泥沙撫住左臂的傷口，疼得更厲害些，神經傳進他的心臟裏，像刀子挖一樣。當痛得不能忍受時，他的頭就平睡在沙土上了，兩隻眼睛望着天空中樹枝隙縫間的星星，一會兒，就閉住眼睛養養神。

天快發亮時，星子漸漸消失了牠們的光芒。在稀薄的晨光裏，樹林外面的槍聲漸漸停止了，寂寞的草地上忽然發出一陣得得的馬蹄響聲，這聲音把這位睡在沙坑裏的受傷戰士吵醒，他爬起來躲藏在一棵大樹背後準備着自己的鷄冠槍，從樹隙中瞄望見草路上幾百個敵人的騎兵，服裝十分整齊，腰間掛了電光的刺刀，馬匹高大兇壯，一排兒往這裏飛跑，……

啪得啪得……

他用雞冠槍瞄準，當他們飛跑到跟前時，便一排槍彈噼噼的發射出去，只見那一隊蒼紅的馬兒一個個都摔倒，有的就亂躥起來，這一隊整齊的人馬，一下子就混亂成一團，騎兵也從馬背上倒下去，什麼也顧不及，緊勒着馬繮，眞不曉得怎麼逃跑才好。

他們不曉得這叢樹林裏隱藏着多少人，這一位受傷的戰士把這一梃雞冠槍裏的子彈發射完了，就跳到另外一梃旁邊，這樣輪流的發射了幾遍，原野裏那一隊人馬被射斃了一大半，殘餘的都逃躥了，這位受傷的戰士便悄悄的由樹林裏溜出，進附近一個小村莊裏去休息。

他實在太疲倦了，被沙土糊住的傷口也更發疼痛起來，當他掙扎着走到距離小村莊還有幾十步的光景時，他再也沒有力氣能夠掙扎着走這幾十步了，就像一隻餓飢的小鹿似的睡在路旁一棵柳樹下面。

小村莊裏的人們早已經給礮火嚇得逃光了，靜悄悄沒有一個人，那些茅草屋歪歪斜斜的蹲立着，籬笆圍繞成幾個圈圍子，茂盛的麥田碧綠得很，不整齊的泥土街上十分沉靜，恐怖，……

一間茅草屋的籬笆門敞開着，走出一個鬚髮蒼白腰身佝僂的老人，一位十幾歲的小姑娘扶着他的拐杖，到籬笆外面的草坡上就坐下，小姑娘發抖的坐進他的懷腹裏。他睜開兩隻灰色眼睛望望天空，嘆息着：

『姑娘，礮聲已經沒有了，我們已經打退了敵人，……

白髮顫動着，向遙遠處翹望。

這就是這小村莊裏的主人，小村莊裏只剩餘下這爺女兩個人。

小姑娘的耳朵給昨夜的礮彈震得還在嗚嗚的叫，彷彿還聽得那可怕的聲音在爆炸，房子和地在震動，……

天空漸漸亮起來，籬笆和茅草屋也顯得明亮些。

『姑娘，你看看那大柳樹下是什麽東西呀？』

小姑娘從祖父的懷抱裏爬起來，應了爺的吩咐，就冒着膽子走向路旁那棵大柳樹下面去看，她被嚇了一跳，看見那人的臂膊糊着許多血泥，血還滲過沙泥來往下滴。她跑回來告訴爺爺，爺爺撐了拐杖拉着小姑娘走上去，把這位受傷的戰士喚醒，攙他到小茅草屋裏去睡，替他用開水把傷口上的沙泥洗淨，上了一些柳絮，用乾淨的白布裹住，戰士就在老人茅草屋裏的破床上睡熟了。

三天，他的疲乏纔恢復過來。老人每天給他煮稀飯吃，小姑娘替他端茶，擦臉，受傷的戰士就這樣在黑暗的茅草屋裏睡着。他的傷口作疼，老人禁止他用手去摸，起了硬殼便會好的。

老人替他換上百姓的衣服，恐怕敵人來搜尋。

礮聲槍聲漸漸遙遠了，這兩天就沒有聽到礮聲，連零星的步槍聲也沒有了，小村莊就陶醉

在寂寞裏，給微風吹着。戰後的樹林也彷彿感覺到沉靜，有時候給風吹得擺一擺頭，枝子搔一搔，就又沉靜下來了。

有人從深山裏回來，說是敵人被我們的軍隊打退了，已經退出幾百里以外。老人十分高興，兩隻眼睛嘻瞇瞇的笑作了兩條縫子，小姑娘也跳着，兩根小辮子抖跳着。

天空中，雲彩給太陽映得發着紅，也可以說是紅雲吧，在天空中游來走去。碧綠的麥叢泛起波浪，已經抽齊了穗子，開過了花，在晒米了。

小姑娘採一朵野花回去，給躺在床上的受傷戰士插在胸前，把戰爭的消息告訴他，戰士十分興奮，左臂的傷處彷彿也好了，從床上坐起來，把他這一次在樹林裏用雞冠槍射擊敵人的故事講述給小姑娘聽，老人也在旁邊笑起來。

太陽一天天的熱起來，逃出去的鄉親們都陸續回來了，一個個攜老挾幼，孩子姑娘一大羣，都用僥倖的眼光觀瞧這座小村莊，房子還是整整齊齊的，沒有一間被砲彈炸毀，也沒有馬蹄的印跡。

『嘿，王三伯伯呢？我們去問問他吧，他一定曉得這小村子的命運。』

回來的人們都慌忙的看過了自己的房屋，跑到老人的籬笆裏來，破爛的一羣擁擠着，都睜着驚奇的眼睛望着王三伯伯那年老發皺的面皮。小姑娘也從茅草屋裏跳出來，戴了戰士的破軍帽，幾乎把頭整們的吞埋住，僅剩露着那潔白的尖下巴。

「咦，王三老伯你好呀，沒有受到驚嚇吧？」

「咦，你看見日本兵了嗎？我們這裏有沒有日本兵經過？」

「唔，老伯伯眞膽大，要是我眞不敢留在村裏。」

「……」

你一句我一句，七言八語，都追問着老伯伯，老伯伯枯乾的臉上浮露着微笑，翹着兩撇蒼白的鬍鬚，裂着一張沒有牙齒的嘴，笑着，灰色的眼球發出光亮。

「鄉親們，我們都是沾了那受傷戰士的光，他在那一叢樹林裏射死了幾百個敵人的騎兵。你們看看，——喂！受傷的老鄉，出來和我的鄉親們見見面吧！」

老人轉過頭向了他的茅草屋裏說着。

小姑娘跑進茅草屋裏，把受傷的戰士牽出來，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從茅草裏走出來的一位戰士，是一個臂膀寬大，身體健康的北方漢子，左臂包着白布，那因受傷而消瘦了的臉露出和藹的微笑，在嚴肅的沉靜的空氣裏，他坐在人羣的包圍中了，大家都瞧着這位英勇戰士的面孔，彷彿他太勇敢了，以致沒有一個人敢先開口同他講一句話。

在沉靜的空氣裏，還是老伯伯先開口：

「這就是我們的戰士，胳膊受了傷，……」

大家纔把空氣的沉靜打破，開始同這位戰士談話。

傍晚的陽光淡紅，把王三伯伯的籬笆也染得淡紅，麥田和草地裏靜靜的，一切都甚和平，荒草裏的昆蟲和池塘裏的青蛙們開始鳴叫了。

二　大別山荒僻的一角

水，冲激着岩塊發出嗚嗚的響聲。

這是一座孤單的菩薩廟隱伏在黑茫茫的草原裏，四野和山坡上昆蟲們在叫，我們這十幾個救亡的青年，就宿在這座菩薩廟裏，泥菩薩在木籠裏露着一張金臉子嘻嘻的笑。稻草鋪在廟地下，用磚塊作枕頭，蚊蟲們繚繞在這一排兒打鼾的頭上，嗡嗡的唱。

豆油燈的光焰搖揺着，燈草結了一個蜻蜓頭似的大黑蕊，光影暗淡的，幾尺以外一切都在黑暗中。

老農夫梳着他那一叢細草一樣的鬍鬚，把薰蚊蟲的煙草，在他的竹竿睡床週圍抖抖地繞了幾圈，那一顆煙火就又挂在他床頭上不動了。

『稻稞子，把煙袋給爺拿來呀！』

老農夫震着喉嚨叫。

草棚裏一個赤膊的孩子，嗒嗒的跑出來，影子在地下閃着，把一根長旱煙袋拖出來交給老農夫的手掌裏。老農夫擦着火石吸旱煙，那一顆煙火比較薰蚊草的火頭小了一點，閃滅，閃滅的……

我坐在稻場裏一塊岩石上，老人的鬍子，被薰蚊草煙火閃映着，抖擻了。他的耳朵彷彿在探聽着荒山高頭的野獸嚎叫，——他曾告訴過我這荒山裏時常發現豺狼，和叫不出名的野獸，乘着黃昏時分，牠們就大膽的從山溝裏溜出來，尋覓食物吃，農家的孩子時常被牠們嚇跑了。

山峯屹立在夜色裏，荒丘和森林塗抹成一片濃黑的顏色，彷彿是個大怪物呈露在天空上，山窩裏挺安靜，越顯得那荒山嚴肅得可怕。

……

水，像野獸一樣在石溝裏嗚嗚的嚎叫。

池塘裏，有螢火從水面上滑過一條條青光，蛙子和昆蟲吵叫着。遙遠的田路上閃着火把，還有趕豬的人們哼哼着走夜路。

『進來坐吧！先生。』

他的肌膚黃瘦的老婆端了一盞豆油燈，燈草在黑黑的托盤裏是幾條白顏色。

我並沒有進那草棚子裏去坐。

他們總是這樣稱呼我『先生』的。

那位老婆婆邁着不穩的步子，端着那盞小燈放在乾裂開縫子的板門後面，草棚裏便亮堂堂的，擱放得狼藉的農具和去稻皮的『筘子』，稻草稀亂的弄了滿地。稻稞子在稻場裏一跳一

跳，像蛙子似的跳進草棚子裏去了。

骯髒的老母豬爬在稻草裏不動。

這是如何安靜的另一個世界呵！我問到老農夫知不知道我們和日本開了戰。

『日本呀？』他那缺少牙齒的嘴裂開，枯臉縐起了笑紋，『日本，我不知道。』

『日本國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同日本打起仗來了。』

「日本」和「打仗」簡直把他弄糊塗了。我問他走出過這個山窩子沒有。

老農夫搖着頭：『沒有，沒有，……』

我同他談這荒山外面還有火車，在鐵路上像梭子一樣穿來穿去，穿進囂嘈的都市的心臟裏去，那裏的人像山像海。老農夫只睜圓兩個灰色的眼球，頭不動一下痴痴的望着我，甚至連含在嘴裏的玉石煙袋嘴子也脫出了那兩塊縐摺的嘴唇，兩個顴骨包着一層枯皮，像小山峯似的屹立着，幾乎和那條鼻梁子平衡。

老人有石塊似的性情，他的小世界便是這荒僻的山窩子，每天看見的是草棚子外面的水田，水田裏亂蓬蓬的稻禾，四週的山脈把天空箍成一小片，他怎麽會知道這荒山外面還有另外的人類用着科學家發明的最新式的武器互相慘殺呢？……

草棚子裏的燈光漸漸灰暗了，我們仍舊坐在微風嗖嗖的這塊稻場上，水田裏茂盛的稻禾在搖搖，磨擦得嚇嚇的響。

天空上的星星晶瑩閃光，山林是一片漆黑；水仍舊冲激着岩石嗚嗚叫叫，鬼火在山腰裏明滅，發出青光。

草棚裏，老農夫的妻子和稻稞子都睡熟了，老農夫又把那煙草在四週摸了一遭，坐在原來的位子上，一面吸着旱煙，一面就給我講着這荒山在前兩三年比如今更荒涼些；那時候，深山裏滿藏着××黨，百姓們都逃往××去，這裏簡直是恐怖世界，沒有一家住戶。他指着一座黑茫茫的荒山丘：

『……在那座山腰下，死了上萬的人，如今還發現有許多白骨啊！』

他的乾枯的手指在抖顫着。

『血洗過的荒山啊！』

我想。望着那座山上黑暗的樹林，心頭便抖起一陣寒慄。

他又指着一片滿生了荒草的山坡子。

『那裏，你看，那裏會有過很多房子都燒成灰了。』

那裏是一片荒草，一片黑暗。

白天，太陽猛烈的蒸烤着這荒草蓬鬆的山窩子，山溝裏的石頭被蒸烤得火燙。田裏的稻子都晒黃熟了，空中沒有一片白雲，幾個農夫戴着一頂草笠兒在水田裏割稻。趁着我們家庭訪問的時間，想看看那座血洗過的荒山，踏着火辣辣的岩石繞上一條曲折的小路。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

男同志粗喉聲中纏雜着女的尖聲，透過樹林，流蕩在沈靜的空氣裏，漸漸消失了。

樹林裏一陣騷動，發現了一個佝僂着腰的老農夫，他喘着氣，臉是蒼白的，從高山頭的另一面翻過來，哦，他原就是夜間時常和我談話的那位年老的農夫。他瞪着灰藍顏色的眼珠，望見我就怔住了。

『喂，怕什麽，怕人骨頭嗎？』

我問。

他那細草似的鬍鬚被吹得顫抖着，枯皺的臉皮上的汗珠往下滾，喘着氣把兩根暴露出血管的乾胳膊伸出來作個翅膀的比方。

『……嗯，那，那灰顏色的鳥在半空裏燒着啦，呼呼的冒着黑煙，啊喲，可嚇我一跳呵，從我腦袋頂上擦過去，掉到稻田裏還冒黑煙哪，唔，危險，差點兒要了我的性命，唔，唔，它，它還想追我，……』

他像一隻抖着滿身羽毛的老母鷹似的顫抖着，回頭看看樹林背後的高山頭，就又回過臉來用手背拭汗珠。

我問他那隻燃燒的鳥從什麽方向飛過來的。

『山那邊兒，先生。山那邊……』

他用枯皮手指指着高山峯，他未曾走出過的山峯另一面，他連想也未曾想到的另外世界。

『灰顏色的鳥，那麽大，嗚嗚的叫着從天上掉下來，眞嚇人喲；我的耳朶差點兒給牠震聾啦！……』

老農夫翻着灰色的眼珠。

太陽，烤燒着山野和荒林，空氣悶沉沉的，……他說完了話，就慌張的走進池塘岸旁的草棚子裏去，便睡倒在竹竿床上了。

我們這十幾個救亡青年又唱着那首『咱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的歌子，從稻田裏發現了那具飛機的殘骸還在燃燒冒黑煙，把老農夫的稻子也燒了一片，露着一片灰燼。

老農夫睡倒在竹竿上在叫着：

『……天上掉下的大鳥喲，呵，燒啦，燒啦，可嚇死我了。……』

他的肌膚黃瘦的妻子和稻稞子默默的守在他頭前，呆呆的望着他流淚。

我們像一窩蜂似的跑進去，圍着竹竿兒上的老農夫：

「老先生，那不是鳥，不是鳥，是飛機，是飛機……」

他看見我們這十幾個都圍攏着他的竹竿兒，便曲起雙膝坐起來了；可是他的眼珠是痴痴的兩顆灰色的小珠，不轉動，他嘴裏只是：

「……嗯，什麽？……嗯，什麽？……什麽？……」

後來便又躺倒在竹竿床上了。

〔註〕耙子：磨去稻皮的器具。

三　船上

哼唷——吭唷……

搖櫓的喊聲飄蕩在水面上。漢水，像發了縐摺的鏡子，在那灰白色乳一樣稀薄的濕霧下溢流，駕駛多年的老船手留着兩撇黑蒼蒼的八字鬍鬚，站在船舵高高的板台上瞭望河流裏的急流，沙灘，和暗礁，搬扭着船舵。笨重的船隻像沙漠中的駱駝似的逆着水慢慢移動。

山上，叢生着荒草，楓樹，松針樹，都給寒霜打得乾枯，松針樹也萎迷不振的樣子。山野，都是黃褐的，山坡下零散的幾間茅屋，樹木也遮蓋不住了它們的脊背。

在太陽把河面上的濕霧趕散了以後，遙望見遠處的高山峯像巍峨的駝峯似的聳豎向天空，天空幾朵游雲行走着，搖櫓的船手們赤裸着兩隻肥大的脚鴨，哼唷哈唷着。船像木梭似的浮在河水面上慢慢移動。

『老闆娘子，給我們燒點開水呀！……』

『廢事？燒開水沒得柴。』

老闆娘子操着滿口湖北口音，在那一孔方櫺裏探出蓬鬆頭髮的頭來，兩根顴骨瘦棱棱的，面色憔悴枯黃。一陣煙從那孔方櫺裏飛騰上來，她那梳着一根辮子的女兒正在一塊案板上剖開

一隻大紅魚的腹部，一團腸子隨同着一股殷紅的血流出來。

老關，站在高高的板台上，一面用手指梳着八字鬍鬚，一面用兩顆眼球瞄望着河流裏的沙灘和暗礁，憑着他幾十年的老經驗，河灘，暗礁，河流裏每一處流走的速度和轉灣處，他都十分熟悉；這隻船裏一大羣的生命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在漢水的急流裏消磨了他一生的時光，再過兩年他就七十了，可是他的身體仍舊很健康的。

金色燦爛的太陽照着河流裏的水，波紋像破碎的水晶一樣放射出光芒。岸旁一片沙灘石礫，靜靜的睡着，已經見不到什麼是戰爭了。

這隻船是在大漢口淪陷的前夜搖出來的，曾載出一大船的難民。老關親眼看見大漢口在夜間燃燒的火光，把半段江水映得血紅，一些小划子裝載着逃難人們的狼藉的傢俱在江水裏飄蕩。那些建築了數百年的高大的樓房瓦屋，吐出火焰，黑煙瀰漫着天空，——這一個居在漢水與長江三角洲上的繁榮的都市，這建築了數百年代的大漢口，給那猛烈的烽火吞滅着。

平時，老船手，從遙遠的深山裏載一大船的乾柴或桐油下去，再載許多糧米上來，運到這貧瘠的鄂北山野裏；他這隻老船就這樣在漢水裏搖來搖去。經過這一次的戰爭，漢水這條河流作了敵人飛機的飛行路線，空中時常聽見嗡嗡的馬達聲發出，經過頭頂；有時候一排噠噠的機關槍掃下來，這隻老舊的船，倉板被穿開一排洞，幸虧還沒有穿到人，老船手以後總留心探聽着天空中的嗡嗡聲。

「他奶奶的，像喙木鳥一樣的，把我的船喙開一排洞。」老船手說，「那時候我正在搬舵呀——聽見頭上嗡嗡的叫，我看見一個白顏色發亮的小東西，誰知道牠翻身像鷹抓兎子一樣翻了下來，我聽到了那噠噠的響聲時，兩隻白鉛鐵翅膀有好幾丈長呵，這大東西有兩個圓紅太陽從我頭頂上擦過去，連上面的小人腦袋戴的帽子都看清楚了。」

他那兩撇黑蒼蒼的鬍鬚撅抖着，乾縐的手掌用力的搬着船舵的木槓，不遠處的急流裏翻泛着波浪，那是一片沙灘。笨重的船慢慢斜過身子徐徐繞過了沙灘，搖櫓的夥計們哼唷的聲音更響亮起來，他們赤裸着寬大的胸膛，幾隻健壯的大手掌抓着那根粗長的櫓柄搖來擺去。

老闆從台板上提起一個小錫壺來，把錫壺的彎嘴子插進他那兩撇黑八字鬍鬚下吮了一口酒，我們坐在船舵的橫板上，他把那把錫酒壺向我們一輪：

「喝一口不？」

我們搖搖頭，他就把小錫壺放在他站立的板台上了。他半掩着一邊的衣襟，穿着一對草鞋。船拐過一個灣灘，便是一片遙遠的灰色灘岸，白濛濛的像結了冰似的沙原裏豎立着幾排褐色草屋，乾燥寒冷，沒有一株小樹，這一帶白茫茫的天空裏連一隻小鳥也看不到。

船手望着河岸上一隻破壞的船，伸出他那乾縐的手指指給我們看：

「看，嗯，這是一隻被炸毀的船，船裏幾十個人都淹死在河裏。多可憐，他們也是從大漢口逃出來，這船上的老闆是我們的老朋友，每天搖船賺得一點錢養活他的老闆娘子和兩個毛

頭，可是都死了，一條條血屍首順着這河水被沖去；他還剩留下一個兒子沒有死，他兒子在大漢口淪陷的前一夜，還幫人家挑東西。是漢口碼頭上一個挑伕，頸子短短的，肩頭被壓得偏斜着身子，我們的船達到漢口碼頭停泊的時候，每次都看見他咳喲咳喲的用木槓和另外一個挑伕抬着貨物，從那外國洋船上抬來抬去的，人被壓得短矮不再長了，脚片也像鴨子嘴一樣扁。

——牙子，兒呀，看你的爺老了，還是回來搖櫓吧！這麼一個大船爺怎搖得動？

在大漢口江水的夜裏，從他們的船倉裏時常發出這種的聲音。這是他媽說的。

牙子呢，卻是搖着頭：

——兒子就不行改改行嗎？我不願意搖船。

牙子一生氣就噘起嘴來要走，當媽的心眼輭，抹鼻涕揮眼淚的硬把牙子擱住，說是你不願搖船也別立刻就走哇，作老子的想念你，幾個月才能夠見到你一次面，爲什麼不同老人談談話。

可是碼頭上吭唷咳喲的聲音使牙子心裏不安，抽出空子就溜上踏板跑上馬路了，留下這一個抹鼻涕揮眼淚的老母在幽黑的倉裏哭泣。我那一個老朋，他卻不管這些，在船停泊的時候就慢慢用手掌摸揉着他船上的桅杆，繩索，和橫達在船尾船頭的木板，彷彿害怕牠們失落了一樣，以後又是提水洗船，這樣一直摸索到深夜，江水裏船家的燈光很稀少了，他像一隻牛一樣

慢的摸進黑暗的倉裏，老婆已經摟了兩個毛頭睡得打酣，老傢伙才睡倒在老妻的身旁。……

這眞像一個夢呀！先生們，想起我們從前一直可以達到漢口的情況，現在可就不行了，再看不見漢口的電燈和馬路了，也再遇不到我朋友那隻船了。」

他說着，又提起小錫壺來吮一口酒，眼睛卻向後望望那距離遠了的岸旁上的破壞的船，彷彿在回憶他那位忠實的老朋友搖船碰着頭時候打招呼的情況。

「牙子在大漢口淪陷的那天早晨，敵人進漢口市時他才逃出來，一身光光的，穿着破軍服，偏歪着一邊的肩膀子，順着這條河水尋找他爺的船，我看見他我不認得他了，原來他加入了××游擊隊。他上來給我使了一個舉手禮，我才從那頂灰色蛙舌帽下面認出他的眼睛來。他變瘦了許多，兩根腿綁子紮得像蔴稭棍兒一樣難看。開口他就問他爺的船開往什麼地方去了。你說這可怎麼回答他呀？

——嗯，牙子，——我就說啦——你當了老總嗎？哈哈，以後我們也可以充充「光棍」了。

牙子的嘴笑得裂開了，露出滿嘴不整齊的牙齒。

這時候，我眞想不出什麼好法子回答他爺媽的消息，我就把他引進我的船倉裏坐，喝茶。可是總沒有法子把他騙哄過去呀！

——唔，老伯伯，我爺的船沒有和你們在一路嗎？開到什麼地方去了？

——到深山裏載柴去啦！

我這麼糊糊塗塗回答他。

——還到山裏去載柴，賣給誰呀？

——嗯，牙子，……

我眞不知說什麼好。

但是最後我終於把他們的船被炸的事告訴了他。他要回去打游擊，可是要想再回去是件很困難的事，一定要通過敵人兩處卡子才能夠回到敵人後方的游擊區，經過敵人卡子時，檢查挺嚴，聽說經過那卡子的便衣軍人都被檢查出來，挽起褲筒看腿，當軍人打過腿綁的腿子都比較白，並且有綁的痕跡。怎麼辦呢？牙子每天把褲子挽起來晒太陽，可是冬天的太陽又不怎麼毒，所以天天在腿子上抹灰泥，塗上一些骯髒的東西。腿子發了黑，就又跑去幹游擊隊去了。」

嘩喳……嘩喳……

水冲激着船板響。老闆瞄了瞄河面上的水流，撥了撥船舵的木槓，就又用手指梳着他那兩撇黑八字鬍鬚。

水，起着泡沫，翻起波浪。山岩是青藍潔淨的，一片森蒼的松針樹林，把一處的山腰叢生滿了。

……

『唉，先生，牙子已經到游擊隊裏去了，以後就沒有得到他一點消息。』

他彷彿疲乏了似的蹲下來，錫壺裏的清酒已經喝完了，他咧開滿口黃牙齒的嘴，額頭聳縐着，眼睛炯炯發着亮光，在查看着他那船倉的弓板上被穿透的幾個洞。

沉靜下來，風刮得山腰裏一片森蒼蒼的松針樹林嗚嗚的叫，水起着波浪。

這裏水流得急了，船行得很慢，像一隻用盡了氣力的老牛一樣，浮在水面上同水鬪爭着。

『風涼呵，先生，進倉裏坐吧。』

我回過頭，望見倉的一孔方檻裏，老閒娘子已經煮熟了米飯，那一根小辮子的女兒也把紅魚剖好了，放在案板上準備在熱騰騰的油鍋裏煎熬。

吭唷——吭唷……

搖櫓的喊聲飄蕩在水面上。

四 蚊子

大別山脈蔭森蒼鬱的樹林裏，生存着一種黑身子花腿的瘧疾蚊蟲，形狀像小蜻蜓一樣大，翅膀也是黑的，頭上有兩顆很大的圓眼睛，一根很長的針狀嘴；夜間，就嗡嗡着飛出來，飛進山谷裏的茅屋裏尋覓酣睡在草上的汗腥的身體，幾隻長腿爬落在那汗腥的身體上，就將它那根長長的針狀嘴插進汗毛孔裏去吮吸血液，然後將它嘴旁邊毒囊中的毒液注射進去。瘧疾菌就開始在那人的身體裏十分迅速的繁殖起來。

這種流行的傳染病菌，繁殖在大別山脈每一個盆地裏，每一個角落裏，……到處都有發熱發冷的人，臉色變得枯黃，全身的肌肉消瘦得露出了骨格。散落在山麓和山坡下面的茅屋裏，發出患者們的呻吟聲。

大別山裏到處都可聽到潺潺的泉水聲，從高處的岩隙裏滑流下來，灌溉着下面這一層層肥沃的稻田，荒草和叢樹茂密蔭黑，一個個的池塘反映着一片片水光，炎熱的太陽蒸晒着這山脈裏的盆地，山溝。黑身子花腿的大蚊蟲就隱棲在枝葉濃密的森林的樹幹上。在太陽光下割稻的農夫，頭上戴了一頂圓大的草帽子，兩隻赤裸的脚鴨踏在泥水裏，割下來的稻子在他們的手裏嗦嗦直叫。

一會兒，就有一個農夫身體慢慢的由發麻而發起冷來，睡在有陽光的山坡上身子打着抖。——由寒冷——到發燒，身體像一團火似的。

深入山地工作的青年藝術家，和幾位同志住在荒僻的山溝裏一間茅屋裏，他們親自作過家庭訪問，同這荒山裏的居民談過很多話，看見他們生活的貧苦，疾病，青年藝術家就把他們的生活刻了幾副木刻。他捉住一隻花腿大蚊蟲研究着它的形態，把它刻進梨木板上，伸出針狀的長嘴吮吸貧病農夫的血汁，農家婦人懷裏摟了瘦弱的小孩子，沒精打彩的全身發着燒，……

這副木刻刻完，他就嘆了一口氣：

『唉！可憐。他們沒有盔寧丸吃，……』

『我們的救護隊過來了，也可以救濟救濟他們。』

一位臉子瘦瘦，筋骨盡露的青年，他爬在一張腿子歪扭裂了縫子的桌子上，嘴脣裂開，露出兩排白牙齒，一隻手裏揑着香煙，另一隻手提着毛筆的白桿子，正在起草着一張呈文。香煙塞在嘴縫裏綰着眼皮吸了一口，然後從兩個鼻孔裏和喉嚨裏一起噴出來，噴得面前滿是煙霧，手裏的香煙悠然的向空中拉長着一條。等到面前的煙霧漸漸消散了，他的眼睛慢慢發出亮光，望着青年藝術家那張印出來的木刻畫，已經用鋼針釘在牆壁上。——一隻極大的可怕的黑蚊蟲，把長長的針狀嘴刺進一個貧弱農夫的皮膚裏吮吸血液，他心裏發了一陣寒慄。

『可憐，可憐，……』

他搖着頭，香煙也忘了吸，那一個黑黑的瘦弱的被蚊蟲吸血的面孔，縐着愁慮的眉頭，看樣子像是一個婦人，因爲現在他才看見了她那亂雜的頭髮，懷裏還抱了一個病孩子，在田裏拾稻穗子，……

當他的筆尖又在紙上像蟲子一樣爬動的時候，他心裏就也想將這裏的蚊子插了進去，報告給官長知道。

茅屋裏擺着一個極大的水缸，空氣還不甚悶熱，屋子外面的稻田被曬得火辣辣的，太陽在那高高的山峯頂上像一把火傘似的，這盆地裏很少有風，簡直像一個蒸籠。

青年藝術家有妻子，還有一個老太太——他的岳母，——跟在他身旁。

大別山裏既沒有蚊帳，這大黑蚊蟲就成了他心裏一塊黑，大蚊蟲太厲害，給它釘一針就腫起一個比蠶子還要大一倍的疙瘩，是多麼容易被傳染疾病呵！

『你們夜間睡覺要留心蚊子，這裏打脾汗（瘧疾）的很多。』

他警告着老太太和他的妻子。

老太太年紀也不過五十歲，頭髮黃黃的，臉上摺起許多縐紋，一對脚纏得小小的，可是身體尙滿健康。她替他們炊飯，洗衣服，決不是個吃閒飯的人。

『不怕，蚊子怕什麼？』

她正在樹蔭下洗衣服，兩隻浸進水裏的手鼓起許多條蚯蚓似的靑筋，黑黑的肉皮，骨格很

大，表示她會是個在鄉間勞動過的婦人。

『不要說不怕，這黑蚊比不得我們家鄉的，這裏大得像小蜻蜓，很容易傳染上脾汗的。』

『不怕，……』

她那兩隻有力氣的手掌在木盆裏揉着衣服。

另外一部分政治工作同志也遷到這附近的鄉村來住，這一部分同志有一半發瘧疾病的，到處的茅屋裏都有呻吟聲。吃盔寧丸，變成了每個人的日常用品。

醫務所的醫官們說：

『沒有病的也應該常吃這東西，少吃些對於身體沒有害處的。』

天也總不落雨，盆地裏像一個蒸籠，沙河裏的水被蒸曬乾了，露出那黃褐色的沙灘，圓滑的石子們，這天氣也最容易使人生病，每個人的頭都悶悶的，像蒙了一層厚的糙布。

青年木刻家，心裏那一塊黑時時刻刻在壓蓋着他的心。夜間睡在茅屋的破床上，總睡不安靜，四週的蚊子都在唱着，有時候不留神就被牠們痛刺一針：

『唉喲，……』

啪——一手掌拍在皮膚上，但是什麼也沒拍到，蚊子早已飛去在空中又唱着，嗡嗡嗡……

這時候，他就想起他自己刻的那一幅木刻畫上的大黑蚊蟲，那比鋼針還要大的長嘴，想起來自己心裏也有幾分寒顫。

拍蚊子的聲音吵醒了睡在身旁的妻子，她伸過一隻溫柔的手來撫摸着他的胳膊：

『還沒睡着嗎？』

『誰像你睡得像猪，蚊子吃了也不知道。』

妻子感覺自從火線上遷移到這大別山來，他的性情變得極容易煩燥，談話也不像往常那麽和平了，談不了兩句話就要發脾氣。

『看你，爲什麽變成了這個樣子？』

『你不知道嗎？我給你們講了幾遍了，這山裏的蚊子太厲害了，你看這山裏多少打脾汗的！』

『脾汗怕什麽？只要吃幾顆盔寧丸就會好的。』

『怕什麽？你看山裏人打脾汗打得又瘦又黃，可怕得很，還說怕什麽？……』

他簡直有幾分生氣了，心裏想着這些鬼人們，怎麽就不害怕脾汗！……

夜間，他又夢見了他自己刻的那幅木刻畫上的蚊子，針狀的長嘴把那抱小孩的婦人刺得緊縐着眉頭，呻吟，發冷——發熱……噬吃，倒在稻田裏死了。這樣死得多麽冤枉，死在火線上還值得，……忽然，一個惡夢醒來了，四週的蚊子成羣的唱着，嗡嗡嗡……在他的頭頂耳旁旋繞，他摸摸自己的額，脖，脖頸，到處都腫起了許多粟子一樣的疙瘩。糟了，脾汗一定傳染上了。他心裏有幾分發抖，從衣袋裏摸索到兩顆盔寧丸往嘴裏塞去，……

夏天容易使人消瘦，在大別山裏工作的同志們每個人的面都發青，發黃，這證明都給瘧疾病鬼糾纏着，這種流行病眞的像風潮一樣流過大別山每一個盆地和山溝，把神經衰弱的青年藝術家也傳染上了。一陣寒冷過後，週身像開水沸騰着一般熱，閉住眼睛就又看見了那長腿的大黑蚊子，嘴裏胡亂的叫着，說蚊子飛來咬他。老太太和他的妻子坐在他那張破床的旁邊，暗暗的落淚，擦鼻涕，兩個眼睛哭得紅紅的。

同事們一羣進來，都來看他的病，把小茅草屋塞得滿滿的。起初還熱鬧的你一句我一句問他的病況，後來都慢慢的沉默下，沒有一個人說話了，接着一個一個散去，茅草屋裏只剩下病人老太太和他的妻子，發出呻吟和啜泣聲。

幾天來的戰事變得緊急了，××部要遷移的消息傳來，同事們又是一羣像蜂子似的湧進來，都慰問着他的病症，摸摸他的額部試試溫度多少高。

『我們遷移時，你可以睡在擔架上抬着走。』

青年藝術家被熱度燒得糊糊塗塗的，眼睛望着講話的同事，像有煙霧從他眼睛裏冒出來，面前那些人影子漸漸模糊了，耳朵裏嗚嗚作怪，現在他的臉消瘦得露出了顴骨，眼窩陷下去，嘴舌苦辣辣的，全身沒有一點力氣，他眼睛冒出的一陣煙霧一會兒把面前的人影都遮住，變成了一個個很大的黑蚊子，……

在一個陰淒的下午，落着小雨，一溜人馬在深山溝子裏蠕動着，擔架隊很長的一隊，抬的

都是瘧疾病人，接着是挑行李箱匣的，後面是徒步的同志們，馬匹也駝載着東西，馬蹄砍着岩石噠得噠得的響。

雨，澆濕了樹林和荒草，路上的石子和岩塊濕淥淥的發滑，黃沙被踏得擠出水來。這樣陰淒的天氣一直連續四五天，艱苦的同志們衣服都淋得水溜溜老濕，走出了山裏的石子路，又在那泥濘的平原裏跋涉着。

老太太手裏撐着一根棍，偕同着她的女兒跟隨着一個擔架走，到一個村莊休息時，她便伸手去摸摸青年藝術家的溫度。因淋過這幾天的雨，他的身體總是在燒着，老太太就往他嘴裏灌一點開水。

青年藝術家在呻吟着，瘦得更厲害了，大家在替他擔憂，因爲已經幾天光景沒有吃過飯。他需要有一間安靜的房間睡一睡，休息休息，不在這陰淒的天空下淋雨，也許會退燒的。但是那裏有時間容你停留呢？命令又在催促着：

『走，快走呵，不准停留。』

於是，那剛剛坐在泥地下休息的同志們又要挺起兩條酸軟的腿子走了，載東西的馬匹，挑行李的，擔架的，一行列又在遙遠的泥路上排得長長的，像一條極長的大蛇一樣蠕動着。

在泥濘路上跋涉了一通夜，臨近黎明時，渡過一條河，進一個城鎮裏休息。這正是木刻家身體被燒得熱度最高的時候，這些擔架的夫子們輕輕將病人們擱放在街道上，被燒得失了理性

的青年木刻家，忽然從擔架上躥起來，頭頂起被窩，胡亂的跑着，三四個人阻攔不住，跑出了街市，跑到附近一個小村莊，就摔倒在地下不動了。——老太太和他的妻子披頭散髮的在後面追趕，跑到他摔倒的地方都放聲大哭了。

這裏距離那鎮城幾百步遠近，灰色的城牆還沉浸在朦朧的曉色裏，病人的呼吸很微弱，身體仍舊像炭火一樣燃燒着。他的眼睛被燒得冒着煙霧，把他抬進這小村莊一家的茅屋裏，睡在鋪了幾根草的床上，鎮城裏敲着緊急警報了，飛機的沉重的聲音也傳來。

老太太伸手試着他的溫度，病人心裏彷彿漸漸清醒過來，這時候，他只望見老太太和妻子的眼淚像泉水一樣的落下來，他心裏極想說出不叫他們哭，可是費了很大的氣力總說不出口來。他開始感覺死的恐怖了，從四肢末梢開始涼起來，一直整條的腿，整條的胳膊都涼了，只剩餘下胸部心窩裏還發着熱，他心裏十分着急，想說一句話都說不出，難道連一句遺囑都不能……

忽然，房東老太太像一隻老母鷄似的飛進來，大聲吵着快點把病人遷出去，死在這房裏是不吉利的。她指着院子裏一堆亂草：

『抬出去，放在草裏，這房子裏不能站。』

妻子和岳母哭得兩個眼睛像一對紅棗子，也不睬理那房東老母鷄。

他心裏十分明白，決不會死的，經過了多少次轟炸和突衝都沒有死掉，當眞就給那黑蚊子

咬死了嗎？不會的，他深信還能夠看到抗戰勝利後中國與奮着凱旋的情形哩！那時候，他可以刻一幅很偉大的木刻給祖國的人們看。……他忽然想起自己小袋子裏還藏着一小包八卦丹，他指着自己的小袋子，他妻子替他解開，拿出八卦丹來塞進他的口裏含着？他慢慢閉住眼睛，……母女兩個望着他的臉色漸漸變得好了。

他不動的安靜的睡在草床上，四肢漸漸轉回了熱度。……

這時候，那沉重的飛機轟聲在空中盤旋着，接着就是炸轟幾聲，草屋被震得動搖着。飛機的聲音消失後，幾位同事跑來望青年木刻家的病，說是那個鎮城被炸了。

五　突擊

一陣雨，澆濕了村莊裏的茅屋和泥牆，路上的泥濘滑滑的，水在草溝子裏潺潺的流着。

這村莊伏臥在一座陰鬱的山丘麓脚下，潮濕茂密的樹木隱遮着百姓們的房屋和籬笆，裏面發出一陣銅鑼的響聲：

噹——噹噹——

『攤草攤麵啦，每畝麵半斤草一斤喲！……』

噹——噹噹——

街頭崔氏祠堂的門兒打開了，這是村莊的辦公事的地方，裏面聚集着一羣保甲長，翻着賬簿子，撥着算盤上的算珠子，發出嘀噠的響聲。一羣有鬍鬚的頭顱聚攏在一起，向了那賬簿上每一個名字的頂上點着紅點子。

村莊裏的農夫們聽見了銅鑼聲，都端着一個瓦盆或一個畚箕，裝了白麵，向十字路口崔氏祠堂裏走去。

我們的給養斷了來路，便不得不先向百姓們借米麵了。

我們把這一次抗戰講給他們聽，那些紫黑臉的農夫和用藍布包着頭的婦女們，都十分興

奮，都把他們的米麵和乾草替我們送來了。

在收穫麥子的廣場上，圍着一圈子人，每位同志像上功課似的給他們講着敵人這一次侵佔我們的國土，慘殺我們的同胞，百姓們有的咬着旱煙袋嘴子，擠着一對紅爛眼睛望着講話的人，老頭子裂着沒牙齒的乾癟的嘴唇抖顫着，一些包了頭巾的農婦受到感動，淚珠像豆粒一樣大的從眼睛裏滾下來。

麥場旁邊幾棵密茂的白楊，白楊後面一個池沼，淤積着一池子混沌沌的雨水，幾隻青蛙閙嘲喚叫。

在麥場旁邊，裝置了一隻鐵鍋，用草泥和破磚砌成爐灶，燃着火在露天下煮稀粥。

嘣喳——嘣喳……

幾位同志用大刀劈木柴。

女同志們把村莊裏的兒童們招喚過來，教給他們唱救亡歌曲。

這幾百個弟兄都在忙碌着工作的時候。一聲銀笛鳴鳴的叫起來，那個頭上戴了一頂破軍帽的值日官跑過來，舉起一個拳頭叫着：

『緊急集合！』

隨着一陣緊急集合號，弟兄們紛紛的從各處都跑到這塊打麥場上來，挺直胸膛站成幾排兒。

的得得……的得得……

××司令騎着一匹白馬從破落的街頭躥過來，他的瘦瘦的臉上露出一層殺意的堅決的顏色，眼睛灼灼閃光。白馬跑到這幾排弟兄前面，頓時停站住了馬背上的××司令身子一翻跳下馬下，他和一個二等兵穿的同樣的衣服，腰裏抽了一根黃色三指寬度的小皮帶，插着兩隻盒子槍，滿胸滿背都佩帶着子彈。

他臉上微微浮着一層和藹的笑容，兩撇小鬍子掀動起來。

『弟兄們，現在敵人已經渡過滹沱河了，我們要衝過去！』

『衝過去！』

一叢槍枝向天空一舉，黑琳琳像一片稠密的樹林。

『現在，前面五里以外，已經發現敵人，上刺刀，裝子彈，馬上出發。』

大家都十分緊張，一陣嘩嘩砂砂的響聲，幾秒鐘工夫，大家已經把刺刀和子彈裝好了。每位弟兄的臉上都浮着一種堅決毅勇的表情，打麥場旁邊的幾株白楊靜蕭的杜主着，葉子毫不搧動。我們剛剛裝置起來的爐灶上的鐵鍋裏，水在沸騰着，煙火還在熊熊的燃燒。

××司令的一百多個手槍隊，排着整齊的行列，從街頭走過來，站司令的背後和兩旁，每一個弟兄都把手槍提在手裏，預備出發了。

麥場上場起來的米和麵，一大垛乾草，又各歸還原主了。

××　　××　　××　　××

原野鼓起濕淥淥的茵黃的肚皮，彷彿患了癩病一樣。吹來一陣陣的風，掃着我們的耳朵嗚咽。

天將黃昏時，我們順了一條泥溝子走到敵人駐紮的一個村莊附近。

那一百多個射擊很準確的手槍隊保護着××司令，但是我們的行動已經給敵人發見了，只聽見：

嗚嗚……

兩顆子彈從我們頭頂的空中飛過去。

我們都準備好槍彈，只聽得司令高聲叫着：

『衝過去！……』

噼噼啪啪……

我們的槍彈密集在一個方向。敵方的槍聲也密集的射過來。

但是××司令彷彿瘋狂了一樣，一隻手握着一把盒子槍，後面是他的一百多個手槍隊，兩旁是步槍弟兄們，飛跑着衝了過去。

村莊裏農家的房頂上發現許多敵人的便衣隊，輕機關鎗的彈子嗚嗚的像落雨一般稠密的射過來。

幾個弟兄被射倒了。

那土房頂上幾個敵人也被我們擊中，彷彿一張破獸皮似的從房頂上滾下去。但是左面曠野裏，也發現了許多小頭的影子隱藏在壕溝裏，一陣重機關鎗掃射了過來。

吐吐吐吐……吐吐吐……

頭頂上滿都是槍彈嗚嗚的穿過。

『衝過去，……』

『衝過去，……』

『殺——』

……

喊聲震天驚地，大家都像一羣發狂的人，眼睛燃燒着火，一切都忘掉了，彷彿連自己也不能管轄自己的動作了。

衝過了這一個村莊，滹沱河黃褐色的沙灘上，又發現了敵人的旗子在空中飄蕩着。對岸綠茵茵的山頭上，架了敵人的大礮。滹沱河裏的水嗚嗚的吼叫，飛濺起浪花，拍打着河岸，給黃昏下的陽光照得黃沌沌的。

『媽哪巴子的，老子不要活了。……』

吃……

司令把衣服扯下來，赤裸着半截身子，向天發了一聲誓：

『我，××司令，今天不死，就得衝過滹沱河去！……』

弟兄們也像瘋狂了似的都扯下衣服，精光着膀子，霹靂似的叫着：

『衝過滹沱河！』

的打打……的打打……的的的……

一陣衝鋒號。

嘣噔嘣噔，……

弟兄們都跳下滹沱河裏去，在急流中浮泅着，水面上浮露着一片黑頭顱，一面浮泅着，一面還舉起手槍來噼啪的射擊對岸的敵人。

波浪打着每個人的頭顱，水流得湍急，不會泅水的弟兄們在水裏翻幾個滾，就順着水衝走了，許多帽子鞋子浮在水面上，一片小東西似的隨着波浪浮沉，一個一個的遠了，……

嗚嗚的槍彈，像落雨一樣向了滹沱河裏射過來，打得滹沱河裏的水唰唰的響。

轟！……

一個碉彈在我們背後河岸上爆炸了，一陣黑煙衝起，隨帶了一些碎石散沙，水在那裏掀起一個巨大的波浪。

弟兄們泅過到了對岸，抓住岸上的木樁和岩石，跟隨了××司令躥上岸去，冒着彈雨，飛

跑進一條土溝子裏去，順了那條土溝，一直奔跑到一座山丘背後一片草原上。

距離敵人遠了，就吹集合號，三個中隊只集合成了一中隊，手槍隊也丟了不少弟兄。

『司令，你不要這樣幹吧，生命是要緊的，萬一你遇到不幸，你下面這些人可怎麼？……』

『再說！』

司令瞪出兩個憤怒的眼珠，發出可怕的光芒，用手槍對準了一個說話的胸口。

『再說，再說，我送了你的狗命！』

那個說話的是一個副官，跟隨了司令十幾年了，是他最親近的人。現在他一句也不敢響，哀求司令的手槍放下，跑在司令的面前了。

『起來！』

司令提着他的盒子槍說。

『以後誰再說這種話，我就送了他的狗命！』

太陽已經沉下大地去了，這太行山的一個小小支脈，橫伸在荒漠的廣大平原上，從遠處吹過來的風，挾着沙塵，掃得山上的岩石嗚嗚的響。

山麓下，一條小河乾涸得都露出了石子，河當中殘留着一溪清流潺潺的流，山石的壁縫中瀉下一股小瀑布，伴着這寂寞的荒山哭泣。

天漸漸黑了，高山峯的黑影豎向空中，我們順了一條彎彎曲曲的山溝行進。

這荒涼沒有一個人的北方的山野，溝裏都是沙土和圓滑的石子，人的脚步在沙石上踐踏，發出嗒嗒的聲音。

山路，越走越荒涼，乾燥，不見一棵小樹，有時候在山窩裏發現幾家破落的住戶，也是在沉沉的睡夢中了。

風刮得很大，天空是昏朦朦的，沙塵打得我們的眼睛睜不開。沒有穿衣服的弟兄們凍得身上都顫抖起來。

『怎樣辦，快凍死了。……』

有人這麼叫着。

走到一個開豁的盆形的山窩裏，這裏住着幾十戶人家，我們便摸索到一家的破木板門敲起來：

噠噠噠噠。

起初裏面毫無動靜，後來才把一隻狗驚醒了，一直嗚嗚的撲到門前嘟嘟吠叫起來。

出來開門的是一個有白長鬍鬚的老人，他看見我們發怔了。

『你們，是要東西吃嗎？我家裏可沒有呵！……』

『不是，老先生，我們是打鬼子的，我們的衣服都濕了，老先生留我們住一夜吧！』

一位同志說。

白鬍鬚老頭子才哦了一聲，不害怕了。他吱吱唔唔的說：

『你們，是打鬼子的中國弟兄們呵，哈哈，請裏面坐，這裏附近住着像你們這樣打鬼子的弟兄們很多哩！現在鬼子到了什麼地方？』

『到了滹沱河啦。』

『唔，你們從那裏來的？』

『我們從滹沱河衝過來的。』

白鬍鬚老人讓我們進了他的門兒，裏面只有一間破茅屋，一間草棚子，用石塊和泥草砌起一道院牆，一邊靠了天然的高大的山壁，四週都插了棗枝子。

老人替我們把草棚子裏的東西搬運出來，鋪了乾毛草，我們坐在草棚子裏一個個互相擠在一起。但是這一間草棚子地位太小，容納不下我們這些弟兄。

『我還可以給你們騰出一間倉坊來。』

白鬚老人在草棚子外面說。

『謝謝你，老伯伯，我們在露天地下也可以睡的。請你在地下替我們鋪一些草吧。』

一位同志說。

『不行哪，弟兄們，這山裏沙風太大，你們的鼻孔要給沙子塞住的。』

茅屋裏點了一盞小豆油燈，把一個四隻櫺孔的窗戶照得淡青。老人端了那盞燈走進一間倉

坊去，把倉坊裏那些傢具和瓦盆子歸置在外間裏，在地下鋪了一層毛草，就讓我們去睡。

在另一間房裏，炕上堆着許多破爛的衣被，一位白頭髮的老婦跪在炕頭作祈禱。

他們的兒子去作游擊隊去了，年老的白髮老人說，他們只有兩個兒子，大的在游擊隊被打死，還剩下一個二十歲的年輕兒子，就參加進這山附近××游擊隊。

『他時常在夜間回來看我們，他的母親總是不放心，天天裏燒香禱告他平安。唉，唉，……』

白髮老人連着嘆兩口氣，舉着乾枯的手指梳梳他的鬍鬚，接着又說下去：

『這年月，誰知道那一天死，我們的家給敵人燒成了一片灰，家沒有了，幸虧還留下這幾口人命逃進這深山裏來。聽說我們家鄉裏的人都給鬼子殺光了，唉，還不跟他幹，等待什麼時候。我們這裏有鐵鏟，他們要進了這深山，鐵鏟也要鏟死他幾個。……』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老人是逃進深山裏來避難的。

黑夜裏的風在茅屋外面狂嘯，掃得那岩石的崖壁嗚嗚的叫；大粒的沙顆打得那四個櫺孔的窗紙嘶嘶的響，風鼓着窗紙，刷着屋頂……

我們的頭枕着槍枝，倒在草上睡了。

幾個睡不熟的弟兄在灶前燃起火來，搭了幾根乾柴，用一把乾毛草點着，伸出幾張僵硬多筋的大手掌去在火煙上烤着，烤熱了就拂着黑紅的胸膛和脊背。

白髮老人也去睡了，這幾個烤火的弟兄也都倒在乾草上，伴同着那已經入了夢鄉的打鼾的弟兄們的疲倦的軀幹，一排兒擠在地下，睡了。

夜，像撥了濃厚的墨汁一樣黑暗。峭壁高高的豎立着，風撞着峭壁，彷彿是一條很大的掃帚，掃蕩着天空呼呼作響。

……

一切，都彷彿給夜風掃蕩得震動起來。

六 苦難

我們的衣服都給泥水弄汚垢了，因爲白天爬在泥溝和草田裏躲避飛機，每天都有幾個鐘頭同泥草作伴。趕了幾天的路程，到陳家店，看見穿草綠顏色的弟兄們，載重汽車，深紅色高大雄偉的馬匹，情形亂嘈緊張。

這是黃昏時分，太陽黃濛濛的給塵土蒙避得無精打采的照着黃土公路，這一條黃土帶子，翻山越嶺的伸展過平原裏，汽車捲着塵土飛過去，後面便被遺留下一陣黃塵揚散着，只望見那閃亮亮的汽車的頭像一個小甲蟲似的在那條黃土帶子上飛馳，聽到它嗚嚕——嗚嚕的震着啞喉嚨叫時，它像怪物似的飛馳過去了。

陳家店，是一條沒有一棵樹木遮蓋的小市街，站在高山頭上望，那是兩排櫛梳一樣整齊的灰色瓦脊聚攏着。

一會兒，天就黑下來了，樹木漸漸給夜色塗成了濃黑的顏色，陳家店和四下的小村落也被籠罩在夜色裏。

我們，一共四個人：孫書範同志，我的妹妹，妻子和我。孫同志是一位計謀多端，精明伶俐的青年；他看到情勢很緊張，就進陳家店街上探詢消息，問問我們的救亡團體住在什麼地

方。

我的妻子身體虛弱，而且不能夠疲乏過度，因爲她的瘡疾剛剛醫好，疲乏得過度時，她的病就要發患的。

『我們先找個地方休息休息吧！』她說。

妹妹也很讚同。

我們告訴孫同志要到公路旁邊那個小灣子裏去找宿處，我們自己揹起行李，提了箱子，順着一條曲折的羊腸小路，再拐過一個水塘子，走進這個小村子。

這小村的名字叫小陳家灣，有二十來家住戶，每一家的草房子裏都鋪了草，稀亂狼藉的，十分慘淡。這都是駐過軍隊的，據他們這小村裏的百姓們講，今天早晨剛有一些穿軍衣的男女兵走了。

『有幾個女的？』

我的妻子問一個頭髮蓬鬆的老太婆。

『三個，……三個，……』

老太婆露出滿口黃牙齒，伸出三個手指，笑縐了一臉圈紋，彷彿對於這幾個女兵感到很大興趣似的。

『有沒有一個穿黑褲子的？』

『有，嘻嘻，有，還有一個小矮個子，眼睛挺大的，他們天天給我們唱歌，講笑話，不，是什麼東洋鬼子呵，嗯，……』

妻子沉默着，像一個丟了魂的人。

由這老太婆談話裏，證實了我們的同志們已經徒步走了。孫同志從陳家店回來，探問的結果說也走了。可是我們十分疲乏，就到老太婆家裏去休息。老太婆挺高興的給我燒水喝。……一間茅棚裏深黑像洞一樣。這天夜裏我們就睡在這洞裏。點了一盞暗淡的桐油燈，大家坐在草上休息。

我們給老太婆幾角錢，請她替我們煮了一點稀飯，她又從一個小罐子裏用兩根筷子夾上一塊鹹了一年多的鹹蘿蔔，切成絲，再滴下兩滴蔴油，她說這是預備待客人吃的菜，一年到頭，除了老爺子生病吃過一片，他們都捨不得吃哩！

喝過了稀飯，才感到身上舒服些。身上覺得有了熱氣騰騰的從皮膚裏放散出來。

小燈的鐵盤探出兩根燈草，發出比豌豆大不了多少的光焰，照着孫同志那蒼白得像石膏一樣的臉，他呆呆的望着燈焰發癡。

『孫同志，有什麼消息沒有？』

我問。

他卻搖搖頭，一聲不響。

我們把被褥拉開鋪在草上，準備要睡的時候，孫同志回過頭來，臉變得鐵青，擺一擺手：

『別睡，別睡，我們休息一下就走。』

『什麽，爲什麽走？』

妻子和妹妹也都楞住了。

孫同志的眉頭縐着，嘆出一口長氣：

『剛才從司令部裏得到消息，前面距離我們這裏三十里發現敵人騎兵。』

『咦！……』

大家都驚愕起來，八隻眼睛都像珍珠似的發出光。

從背袋裏掏出地圖來，四個黑幢幢的頭聚在暗淡的桐油燈光下，看着地圖，尋找繞路。我們決定了一條彎曲進大洪山脈的細線條，順了這條線條通過大洪山脈去。這樣決定下來，就馬上準備行裝，揹了簡單的行李，離開了那間洞一樣的茅棚子了。

夜，黑暗得像撥了墨汁，摸索到了路，四個黑影子又慢慢跋涉着。

路上像流水似的人們，有些是武裝弟兄們，有些是逃難的百姓，只望得見那一個個頭顱在夜色裏搖動着。汽車在遙遠處瞪着兩個亮眼睛，射出兩條青光，在那裏慢慢移動。

空中有濕霧瀰散着，星光給濕霧遮着，模糊的隱露着。遠處的山丘，峯巒，荒草，樹叢和村落，都是一片黑鬱鬱的影子。腿子像掛了幾塊大石頭一樣沉重，腦袋昏沉沉的，……

經過一座市城，這座城裏的房屋給敵人的飛機轟炸成一片瓦礫，一些破磚碎瓦飛濺滿了街道，破壞的樑木棹椅橫亙在路上，死沉沉的佈滿着悽慘與恐怖。我們不知經過多少這樣被毀滅了的市城，神經變成了麻木的，沒了感覺，並不覺得怎麼奇怪。這一年多光景裏，我們整天在被轟炸得稀爛的小鎮和鄉村裏奔走，到處都沒有一個完整安靜的地方。那繁華都市的脈臟也已經被炸得狼藉不堪，中國還有安靜地方嗎？

妻子想起了溫柔的家庭裏的老母親，她就哭起來。幾個月的顛簸流離的生活，她的精神十分疲乏。她時常想：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到家裏去呢？』

『等到我們勝利的時候，把這瘋狂的侵略者趕出我們的祖國時，我們就可以見到母親了。』我安慰着她。因爲她的身體虛弱，時常患着病，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的時候，我們爬在灌木樹叢中，那一陣陣機關鎗從飛機上噠噠的掃射下來的時候，她的臉色變得很蒼白，全身抖慄着緊緊摟住我的腰。

『不要緊，子彈沒有那麼巧正正落到我們身上。要死我們就死在一起。』

『母親不曉得怎麼樣了？聽說那縣城已經給敵人佔領着，他們會不會逃到山裏去呢？』

『一定會的。』我說。輕輕撫摸着她的頭髮。

『因爲她捨不開她那幾間房屋和那些東西，所以我時常替她擔心。這一次敵人繞小路過來

的，他們裝拾棉花的百姓，到了縣城跟前，就開了鎗，說是白天進的城。若眞是白天也許好些，白天母親也是出來避飛機的。』

這樣，她才放下心。

妹妹因爲年輕，不懂事，每天只喊肚子餓，但是沒有一個賣吃食的小販子。接近戰場的地方社會秩序整個破壞了，飯館裏的人們都跑掉，換了一批穿灰衣服的弟兄，赤裸着臂膀洗澡，睡在地上吸煙，窗戶門板和切菜的案子都作了他們的牀舖。滿地滿街都是兵，受傷的弟兄腿上纏了白藥布躺在廊下呻吟。

轟隆的礮聲震得房上的瓦片嘚嘚的響。

在我們離開這座小城鎭四小時以後，敵人就把那小城鎭佔領了。這一次，我們把所有的行李和東西丟去大部分，每一個人只帶了一張薄小的被子。

孫同志像一個滿有經驗的老成人似的，總是鼓勵着我們走。

黑夜裏又落下雨來，大顆的雨點打在我們的頭上，衣服和行李一點點增加着重量，黑暗的人羣流水似的流動着。雨點打着荒草和樹木作響，前面是幾家黑棚子，有微弱的燈光從窗櫺裏漏出來。

『到茅棚裏避避雨吧！』妻子說。

我們都讚同。

走到茅棚的窗檻前面，爬着窗台的幾塊破磚往棚子裏一望，在那破爛狼藉的草牀上，一個白髮蓬鬆的老太婆，摟了一條鮮血淋漓的屍體在哭泣；棚子牆角裏放着一個黑亮的缸，還有破舊的棹椅，稀爛的草，……

『走吧，……』

妻子悲慘的在後面叫着。

回過頭來，又是黑暗得像撥了墨汁的夜。一條荒僻的路上，一些倦憊的人蠕動着。一路上坡下坡，都是糊糊塗塗的，腦子裏像漿糊一樣不清楚，是走到什麽地方來了？誰都不知道。在遠處的山坡上，時常聽到零碎的步鎗聲音，間或夾雜一陣卜卜的機關鎗響。

這一夜，我們宿在山脚下一個小村莊裏。因爲過於疲乏，妻子的瘧疾又發作了，身體像火盆似的燃燒着，又加衣服和被子都給雨淋濕了。地下鋪了草，從百姓家裏借到一張薄被，這樣使她睡到天亮，身體的熱度才漸漸減退，可是頭疼得厲害，用手帕把頭額箍着，她睡着呻吟，一句話都不講。

第二天，開始了更艱苦的路程，路上都是圓滑的小石子，一步一滑，時間長了脚指被震得都紅腫起來。除了這石子路，便是陷脚的沙灘路。聽說前面很遠的路程沒有東西吃，所以我們預先買了許多米，把東西儘量減少，衣袋裏和褳囊裏都塞滿白米，一些食鹽，準備煮稀飯。

經過了這十幾里石子沙灘，踏進了荒僻的山路，這都是沒有走過人的山道，兩邊的峭崖把

天空夾成狹窄的一條，山上生着荒草，樹叢。岩石縫裏滲透出來的水匯流到這山溝裏，像小河一樣的流，我們穿了草鞋，踏着水一步一滑的行走。山峯屹立在空中呈露出它那雄偉的姿態，一塊塊巨大有楞角的岩石在峯巒的半腰裏裂開縫隙，據說這裏面有豺狼，野獸，這就是大洪山脈。

『歇歇吧！我走不動了。』

妻子坐在一塊岩石上，喘氣。

『走吧，走過這條山路就好了。』

我說，攙起她來又走。

往前走，路越狹窄了，僅能通過我們的行李的寬度，脚踏着溝下的水咂咂的響。前面路絕了，便用手攀着石塊和樹枝往上爬，爬上去的人把繩子繫下來把東西拉上去，然後又把人拉上去。這裏沒有一家人家，只有樹，草，山峯一個一個的賽着高度。翻過一座山，前面又要繞着山麓，曲來灣去的走。

繞過這座山麓，發現了一座毛草棚子，我們都很高興，妻子的脚步也加了速度，到那裏我們可以休息休息，煮稀飯吃了。

一塊塊棉塊似的濃雲從那山峯背後行走，太陽從濃雲裏鑽出來，開始照着這濕漉的山坡，石子路，那青蒼蔭鬱的松柏密林。

「到那裏我們先作飯吧，因爲我肚子太餓了。」

妻子說，她那黑大的眼睛裏露出了希望的光彩，雖然她的頭額還用手帕箍着，彷彿忘記了頭痛。

「好，我們先煮飯吃。」

我說。

大家的眼睛都發出光亮，望着前面那間茅屋。

（三月二十三日在武當山裏）

七　射手

一

『呸那媽的，滾快點，還想逃跑嗎？……』

咬着牙齒恨恨的罵聲下面，接着就聽到用樹枝子噼啪的抽在俘虜的背臂上，在黑洞洞的夜色裏，辨認不出衞兵手裏緊握着盒子鎗，鎗口對準俘虜的脊梁，另一個牽住繫着俘虜的繩子。俘虜身上滿塗着泥土，沒有帽子，頭髮蓬鬆着，赤裸着兩片脚，垂頭喪氣的滿帶狼狽的樣子。這幾天幾乎每天都有俘虜被擒來，弟兄們看見了被擒的俘虜，神采都十分興奮。爲什麼不馬上鎗斃？還送到後方去展覽什麼！每一位弟兄心裏都作如此的想法。然而那些俘虜畢竟沒有像他們心裏所想像的，立刻拉去鎗斃，都一個一個用載重汽車像載猪一樣的把他們載往後方去了。

『又是一個猪玀。……』

弟兄們都這樣講，眼睛在黑暗裏瞄着那俘虜的背影，然後又各人走各人的路。

『這是那一個擒住的？』

一個弟兄問。

「這邊打八下，這邊打八下那大力士，他不但氣力像牛那麼大，眼睛也是一幅夜明珠呵！」一位弟兄答。

「哼，他媽的，擒在手裏也不把他揑死，這傢伙想領賞錢啦。」另一個有幾分妒忌和不欽佩的情態說。

翻坡越嶺，穿過平原，大家都感到疲乏，腰腿酸痛，什麼時候才能把這遙遠的路程走到盡頭？大家誰都不曉得，但弟兄們曾聽到隊長講過：

「我們再沒有退卻的地方了，我們退到那裏，敵人就趕到我們那裏，現在中國已經沒了前方後方，我們只有到深山裏去打游擊。」

隊長臉子瘦瘦的，露出兩旁乾枯的頰骨，因爲疲勞得厲害，眼睛也陷進去流着清水，喉嚨也嘶啞了，每說幾句話就舉起手背來擦擦眼睛。他站在一塊岩石上，帽舌下面是那一幅青色枯憔的臉。現在沒有素常出操時那麼威嚴，那麼令人害怕；他的身體雖然站在那一塊青藍色岩石上，也顯得矮小了。空氣很沉靜，隊列中沒有發出平時那樣的咒罵和厭煩聲，大家只有憐憫和同情。一個個戴了蛙古軍帽的頭顱整齊的排列着，不搖動一下。山頭上蒼鬱的松針樹給風刷得吼叫，山峽裏的水衝激着岩塊作響。

「那一個敢抱着勇出來打前啃。」

隊長高高舉出一隻拳頭。

「我，報告隊長，我，……」

「報告隊長，我，……」

「我，報告隊長，……我，……」

……

許多拳頭像樹林一樣舉起來。

隊長睜開兩個水眼睛，望着那一叢胳膊拳頭。

「現在我挑選三個就夠了。」

他把頭再翹高一點：

「李大有。」

「有！」

一個身體粗短和健康的弟兄，提着步鎗從隊列裏跑步出來，到隊長面前輪起一個舉手禮。

「郭川元。」

「有！」

又是一個粗矮健康身體的弟兄從隊列裏跑出來，同李大有並排在一起。

「陳大海，（這邊打八下）」

『有！』

這邊打八下提着那枝鎗從隊列裏跑出來，兩隻鴨嘴脚和兩隻胳膊像平時他打拳術似的繞過那黃褐色的沙灘，一個胸背寬闊，身體高大，頭像一個葫蘆瓢模樣的弟兄，各處的肌肉都十分發達，站起來比那其他兩個都高了半頭。

『這三位弟兄作我們的先鋒隊，指定陳大海作先鋒隊長，前面有什麽消息回來報告。現在就出發。』

太陽懸掛在山頭昏濛濛的，暮靄裏一些飛鳥在樹林上旋轉；從山坡上瀉下來的水灌進深谷裏嘰嘰的叫。一片平原裏的煙霧蒙遮着一個個蔭鬱的莊村，一重重的山起伏着。乾燥愁顏的大地的胸脯坦露着青灰的顏色。這一列弟兄繞過一座山角，在沙灘石子上移動着。每個人的眼睛都遙望着蔭森的山峯，亮得像玻璃似的放光的水，……

打前哨的：李大有，郭川元，這邊打八下三個弟兄，走出了山口，前面要經過一段平原，這平原的一個小縣城裏就駐紮着敵人。太陽已經落下去，大地黑沉沉，樹林和村莊都是一片黑漆的影子。小溪在路旁潺潺的私語，前面發現一個人影子蠕動着。

『這一定是敵人的便衣隊。』

陳大海想。他叫兩位弟兄都爬在草坡後面，他拿了一叢樹枝子遮住自己的身子，小聲告訴兩位弟兄說：

『如果有鎗聲，你們就回去報告。』

伏在草坡上的兩個頭影顛顛。

陳大海端着鎗，拿了那一叢遮身體的樹枝子慢慢往前移動，當他距離那人影子很近的時候，鎗口瞄準了那人，大聲的喊了一聲：

『站住，舉起手來。』

只見那人影的兩條胳膊像兩根黑棍一樣豎向空中。

『做什麽的？』

他望見那人的身子抖動着。

『我是老百姓！救救我，……』

這邊打八下端着鎗走上去，鎗口瞄着他的胸膛。

『不准動，動就開鎗打死你。』

喚叫李大有和郭川元上來搜搜他的週身，沒有搜出什麽東西，到跟前才看清楚是一個穿棉襖棉褲的老頭子，戴了一頂毡笠兒，白鬚蒼然的遮蓋住枯乾的嘴唇。問他是那裏人，他說是高頭距離縣城不到八里的一個小店子裏的百姓。

『那裏有沒有敵人？』

這邊打八下和藹的說。

老頭子顛顛頭，睜大兩隻眼睛細細瞧他們三位面孔和服裝，才輕鬆的吐出一口氣來，說：

『哦，原來你們是中國軍隊，』他身子佝僂着，聲音放得低微：『前面距離有五里，路口上就有敵人的卡子，縣城裏駐紮着二百多，那卡子每天夜裏都打死一兩個過路人，你們要留心點。』

三個打前哨的弟兄聽了老百姓的報告，這邊打八下就吩咐短矮個子李大有火速回頭報告隊長。他和郭川元兩個在前面放哨。

『五里，一跑就到的，一顆子彈也可以射到那裏。』

這邊打八下想着。望着前面波起的土坡和黑域域的墓地，遠處茫茫的天空挂滿了星星，他小聲對郭川元說：

『你在這裏放步哨，我到前面看看，緊要時就開鎗。』

膽量狹小的郭川元心裏擅抖起來。

『你一個人？——還是等隊伍都到了再去。』

『我看看就回來。』

這邊打八下又抱起一叢樹枝，端着鎗慢慢往前移動。天上挂滿了星星，一條灰白色的銀河彷彿被掃過的淡稀雲霧。樹，在空中播展開一團濃黑影子；草坡安靜的休息着；路，在脚下隱露出模糊的輪廓；一切都彷彿睡得很熟。雖然沒風，可是寒氣透過了棉衣服，身體感到寒冷。

在路旁草坡上端着鎗放步哨的郭川元，眼睛送着這邊打八下那一叢樹枝慢慢翻過前面的草坡時，那一叢樹枝的影子漸漸消失了，夜空裏像有許多黑點子飛起，他的牙齒開始得得的切着響起來，兩條腿已經麻木了。

他想：『這麼一個不怕死的傢伙。』

朦朧的眼睛望着夜空裏一團團的黑影，有時候回過頭望望。……

『他媽的，李大有這東西也不回來了。』

四週草坡和樹林的影子更加了濃度，世界髣髴慢慢給黑暗吞滅着。他身體裏一陣熱火燃燒上來，心裏十分恐怖。眼睛裏一陣陣黑花往外飛飄，他又髣髴是在戰壕裏守衛，身旁橫橫豎豎陳列着許多焦頭爛額的屍體，鮮血溢流進了壕坑，受傷的弟兄在哭泣，空中的彈子磨擦着空氣嗚咽着，大地給礮彈震得吼叫，破裂開縫口，一陣毀滅的爆炸過後，接着就是一陣沉靜，那哭泣的聲音就又發出來了。

在荒僻的大別山脈，屹然豎立在峯巒有幾百丈高度，在那曲折的小徑通過的小山口的荒草裏匍匐着，附近有一個叫做沙窩的小鎮店，白天給飛機轟炸成一片焦土，只剩餘着幾根歪斜的柱棵，呻吟和哭聲都從那裏發出來的。

偉麗壯健的大別山，天天給炸彈和礮彈震動着，白天弟兄們就隱藏進樹林和稻叢中，飛機每隔幾十分鐘或個把鐘頭一定要在天空中盤旋幾週，用機關鎗掃射幾排，然後像滿足了一樣

揚張着兩翼飛過了那屹然豎立的山峯，嗡嗡聲才消失了。

附近莊村中的百姓們都逃空了，熟黃了的稻田被踐踏得十分狼藉。想起了這些稀亂的稻子，一條被炸破了頭的婦人的屍體立刻湧現在他的視覺裏來，這是郭川元的老婆，頭髮蓬亂的散在稻草上，血像泉一樣的噴射，穿着一身藍衣服，一雙糢形黑鞋子。三間茅屋也整個都坍下來，把他兩個兒子壓死在裏面，這一幅慘痛的圖象在每夜守衛時候都在他眼睛裏湧現，接着是戰壕裏受傷人們的呻吟聲，斷斷續續的灌進他的耳朵裏。

……

唰唰……喊喳……

一團黑影子逼近他來，這時候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任務，鎗口瞄準了那團黑影：

「口令！……」一聲猛烈的喊叫刺破了夜的沉靜。

『呸那媽的，郭川元，老子擒住了一個活鬼子。』

這是很熟悉的這邊打八下的口音。

他心裏才輕鬆下來，端着步鎗跑上去，這邊打八下傻瓜，還抱着那一叢樹枝子，肩上添多了一根步鎗，一隻大手緊握着活鬼子被縛在背後的兩根手腕。

『把這傢伙送給隊長去。』

這邊打八下興奮的一面說，一面把那叢樹枝子棄下在路旁。

隊列的黑影蠕動着，像水一樣從山峽裏流出來。俘虜被送到那臉子瘦瘦的隊長面前的時候，隊長手裏握着一根棍子，身體輭弱得要倒下去的樣子，原來他的煙癮發作了，沒有地方吸鴉片，他在隊列的尾後一步一蹶的移動，在黑暗裏睜開兩個水眼睛，看見被擒來的俘虜，就舉起棍子來敲敲俘虜的頭：

『交給衞兵牽着！』

這邊打八下在夜色裏搆着一條強健的影子，把俘虜撑到衞兵那裏去。

踏上一條狹窄的超路，人和馬的影子蠕動着前進，距離那屏帳似的山影已經很近了，今夜一定可以趕進深山裏去了，弟兄們的頭昏沉沉的，腦漿像一團漿糊一樣，一面打着盹睡，一面走，……

隊長騎上馬，身子仍像沒了骨格一樣輭弱，矇矓着眼睛想：『什麽時候才能夠吸到煙』的問題，那鴉片的香氣眞是不可思議的，縈繞在他腦海裏的是那一根煙槍，一盞瓦器小燈，和用草紙包着的一些羊糞蛋似的黑煙土。

二

小村莊，沒有幾棵樹，這是在一個深山的岩谷裏，乾燥的幾十戶人家的草房子聚會在一起，房屋的脊梁歪歪斜斜的排列着。山頭上一棵白皮桐樹下面站立着一位守衞的哨兵。四面翹望弟兄們在那草房子裏酣睡得十分甜蜜，身子一排兒蒙在亂草堆裏，頭髮稀亂的遮着額蓋，鼻

聲伴奏出不同的音節。

側臥在幽黑牆角裏的是那面孔乾憔的隊長先生，一根煙槍插進枯縐的嘴脣裏，瓦器小燈放在一塊磚上，煙槍對着燈焰用力的吸，呼嚕呼嚕，那發青的面孔是陰沉的，陷在骨窩裏的一對眼睛就漸漸放出光亮了，瘦高的鼻梁和兩邊的頰骨髣髴露出楞角，也放出光，一陣煙霧從他嘴裏噴出去，在草房的梁下繚繞着，他身體的每一根骨格和每一個小細胞都像喝了興奮劑一樣，不感覺到一點疲乏了，心胸十分舒暢，再把一顆黑圓球塞進煙槍裏，對着燈焰呼嚕呼嚕，……這是他生活中最快樂的一剎那，一天沒有這東西吸，他就沒有法子生活。

這邊打八下悄悄的從乾草裏爬出來：

『隊長，以後我們到那裏去呵？』

隊長的煙槍還在呼嚕呼嚕的響，閉着兩張眼皮，半響，才睜開，咳嗽了幾聲，一口紅褐色的黏痰吐在乾草上，抹抹嘴巴，翹起臉來說：

『我們不要辜負了團長的遺囑，團長雖然死了，我們仍舊本了團長的意志和精神殺敵人；以後我們奪不回自己的家鄉，只有在深山裏打游擊。』

這邊打八下那肥寬的臉提過去，從角落裏拿出自己的步鎗來，坐在乾草上，把步鎗橫擔在兩條腿上，卸開零件用破布拭擦着。草房子只有一人高，天窗漏下一片淡弱的陽光傾瀉在酣睡的弟兄們的身軀上，黑洞一樣的房裏明亮了許多，什麼東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這地方很安靜，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戰爭。外面有柔暖的太陽撫摸着岩石，沙灘，松針樹，村屋和乾草。澄藍的天空像一個大帳幕似的扣住高大的山頭和大地表面上的村莊。這樣安靜的日子他們已經很久沒有享受過了，眞想不到還有這樣寂寞的山谷，美麗的天空，橙金色的太陽。

草屋裏接着蘇醒的是一個肥圓腦殼的弟兄，揉眼皮，打哈欠，伸懶腰；繼續着那乾草裏一條條的身軀都像蛆一樣的蠕動起來，弄得乾草嚓嚓的響。吸煙的，抖衣服的，坐着談話的，一時草屋裏都囂嘈起來。

這邊打八下還坐在乾草上和隊長談着死去的團長，談着團長守衛一個土城，在一個土建築的碉堡裏給敵人的砲彈射中，壯烈犧牲的事實。步鎗擦好了，這邊打八下就到草屋外面麥場上練習他的拳術。

在那清澄的池塘岸旁，一排兒蹲着許多弟兄們，用兩張手掌捧起水來洗臉，漱口。

『這邊打八下兒，哈哈哈……』

『又練他的大力士拳哪。』

『這邊打八下兒，哈哈哈……』

池塘岸床上蹲着洗臉的弟兄們都嘲弄着他，這樣的聲音他好久沒有聽到過了。他們一喊這邊打八下就用手掌拍拍自己的臉，這當然是有含意的。他爲什麼叫這邊打八下這麼一個怪名

字？——他原名本來叫陳大海，追憶起這邊打八下這個名字，是一件十分令人哈哈發笑的事。這邊打八下會打拳，舞劍，在某個聚會的游藝演臺上，夜晚，那用蓆席搭起的棚梁下繫了兩盞白煞的汽油燈，黑幕拉開，演臺上筆直的站立着一個赤裸着臂膀的漢子，葫蘆頭光光的，演臺下黑域域的頭顱都爭上的投射出兩條尖銳的視線集中在那漢子的身體上，一陣霹靂似的鼓掌，……空氣沉靜下來。

那漢子把拳頭用力一揑，全身圓滑美麗的肌肉都像蛙子一樣鼓起來，胳膊像鐵柱一般硬，旁邊一張桌子上疊着五塊磚，呵嘿！他喉嚨裏發出一聲震耳的嚎叫，一條胳膊從空中鳴一聲，滑着空氣輪下去，把那五塊磚打得紛碎，桌子也咭咯的叫了起來。

噼噼噼噼……

又是一陣霹靂似的鼓掌。那漢子圓滑的肌肉滾下一顆顆汗珠，給白煞的燈光照得發亮。黑幕後面擠出一個弟兄，就偕同這氣力大的漢子表演雙簧了。這漢子用白紛在眼皮和嘴唇上塗三個圓圈子，再戴上一頂瓜皮帽，演臺下那黑琳琳的人羣嗡嗡的笑起來，笑他塗上這三個白圓圈髣髴一個鄉下肥胖的大嫂。起初表演的是這漢子自己編的一段抗日小曲，接着就表演傻小子，後面桌子下爬着那個弟兄，震着響亮的喉嚨唱詞，這漢子就合閉着他的嘴唇揮着兩條胳膊作表情：

人家說我傻，我就傻；

你們看，我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吧；
我這邊打一下，這邊打兩下；
我這邊打三下，這邊打四下；
我這邊打五下，這邊打六下；
我這邊打七下，這邊打八下；
……

他忽然跳起來，擒住了爬在桌子下唱詞的那搗蛋的傢伙，扯着他的耳朵，演臺下面的人羣蠕動着哄哄的笑起來。……從此以後，在每個角落裏平時都可以聽到：

『我這邊打七下，這邊打八下。』
『這邊打八下，哈哈哈哈。』

見了陳大海的弟兄們，都用手掌拍着自己的臉嘲笑着，以後大家都喚他這邊打八下了。這就是這邊打八下的名字的來源。大家喚叫他時，他並不腦怒，那胖寬的臉上和藹的卻露出微笑。

他的臉黑肥而寬大，屁股蹲下去，像一座山頭，兩條胳膊左右平伸，然後慢慢往前彎曲，眼睛瞪得大大的，於是胳膊和胸膛的肌肉又圓滑美麗的像蛙子似的鼓起來，頸項也粗了許多。平坦的麥場上堆着一垛麥稭子，一個石碌碡，溫暖的陽光曬着，村莊裏的百姓和小孩們，往往

就圍繞了一圈子睜着驚奇的眼睛看他打拳術，看見他的汗珠一顆一顆的從他那圓滑的肌肉上滾下來。

他從五歲上就跟了那肥大體幹的師父學徒，生活在乾燥有黃風的北方，流浪在各都市的雜技場和小市城裏吃這種武術飯，算起來已經有二十幾年，這一次戰爭的礮火使他從乾燥沙風北方的平原裏流落到溫靜的南方來，這是作夢也沒有夢到過的事。他時常懷念起沙風下面那鼓着黃肚皮的廣闊的平原和美麗的市城，相處二十幾年肥大健康的老師父，老師父留着幾根稀疏的白鬍鬚，眉毛長長的，就如廟宇裏的大菩薩。現在他什麼東西都失落了，僅只剩下了師父贈給他的那把寶劍，這隻寶劍比他的生命還要貴重些，因爲師父曾經告訴過他，寶劍是保護自己身體的符水，丟了寶劍就等於丟了自己的生命。這一次他打前哨能夠擒住那個俘虜，也是這把寶劍的功勞。

被太陽晒得溫暖的稻草上，坐着十幾個弟兄，把灰色破棉軍裝脫下來精光着臂膀捉虱子，捉住了就把小東西放上磚塊用指甲蓋咂咂的扎死。

嗚——一聲哨子叫。

山峽裏，池塘旁邊，麥場上，稻草堆裏，各處的弟兄們像鴿子羣一樣亂紛紛的向那發出哨子的聲音的方向飛跑。

不到三分鐘，在一間小草屋旁邊的草地上整齊的像籬笆一樣豎立着幾排兒人，給稀疏的幾

根樹身影得模糊的，天空漸漸起了風，灰色的樹枝被刮得搖搓。

三

草屋，給夜色塗抹成一塊黑影，幽靜的竹林和叢樹隱露在荒丘後面，又是黑暗的衣壓蓋着白晝所看見過的河流，沙灘，岩石，荒草，……

空中密集着烏雲，氣候顯得寒冷，要落雪的樣子。已經有半月沒有吃過鹽了，大家的骨格覺得怪輭弱的。每天吃的是稀飯和包穀麵饃饃，附近尋不到一顆鹽粒，大家都爲着鹽焦慮。

一間黑暗沒有一點燈火的草屋裏騷囂的講着：

『媽的，再過兩天老子的骨頭就變成漿糊了。』

『煙鬼子，只知道吸他的鴉片煙，還管我們什麽鷄巴的鹽呢！』

『哼，老子發了怒，什麽也不顧，他奶奶的隊長也是一個樣，……』

『……』

草屋裏那些黑影子七言八語的亂講着，忽然一個黑影子跳起來，像喝醉了酒一樣摩拳擦掌的說：

『現在我提議推選幾個代表，同隊長去談，贊成不贊成？』

『贊成！附議！』

『媽那巴子的，老子飯都沒吃的了，他還整天價吸大煙兒，不行！叫他滾蛋！……』

一個蠻橫的北方漢子把袖筒挽起來，露出那健康多肌肉的胳膊影子，氣憤憤髣髴要毀滅一切的狀態。

在黑暗裏推選出三個代表來，囂嘈的講話的聲音才稍微平靜一點。

一根火柴擦着，照耀着一張黑瘦臉子，嘴裏插着一根旱煙袋桿子，他把燃燒的火柴送到煙鍋子上呼呼的吸，兩顆亮晶晶的眼球注視着煙鍋子，一陣陣的白煙打着旋子從他那裂開縫的嘴角裏噴出來。這是一個滿過三十歲的漢子，滿臉強健的肌肉，額部露出兩根粗大的血管。他吸着旱煙袋，一根殘燃的火柴還捏在手裏，抬起紅閃閃的頭來望望指手畫脚豎立在面前的一叢穿灰色服裝的弟兄；火柴熄滅了，草屋裏又是一團黑暗，便望不見人們在那裏。他端着旱煙袋從乾草裏站立起來：

『大家要當心點，他射擊瞄準我們誰都比不上哩，他的槍法百發百中，要打樹尖上甲樹葉，一下就命中，決射不到乙樹葉，要打你的鼻尖，就打着你的鼻尖。弟兄們，我跟他七八年光景，人腦袋上放一顆棗核，一手槍就擊中，決射不到人的腦袋。……』

大家聽了這漢子的話，都沉靜下來。

這壯年漢子吸着旱煙，煙鍋裏的火點一閃一滅，發出嚕嚕的響聲。這是個老成，經驗豐富的傢伙，平時弟兄們也十分信任他的話。代表已經去了，大家只有等候三個代表回來。

草屋外面微微露出灰白，髣髴月亮把空中的濃雲映亮，也可以辨得出山丘旁邊的竹林和叢

樹的輪廓。河流裏的水沖激着石塊嘩叫。

三位代表的黑影從草屋外面走進來，後面跟隨着一條細瘦身子，這熟悉的影子大家一看見就曉得是吸鴉片煙的隊長，電筒在他手裏發出白亮的光，在這間草屋裏搖幾搖，照着弟兄們那一個個頭顱，蒼白的面孔。

草屋裏點了一盞桐油燈，弟兄們一個個都坐在乾草上，有的兩手箍着膝蓋，有的兩腿伸得筆直，有的低着頭，……在燈光下露出種種不同的姿態。

隊長的眼球射出亮晶晶的光，巡視着乾草地下坐着的弟兄們。

『弟兄們，』他發出沉重悲痛的聲音：『我自己十分慚愧，有一種不好的習慣。可是那是戰爭以前腐敗的社會環境傳染給我的，我現在十分慚愧，……』兩顆豆粒一樣大的淚珠從他的眼睛裏滾下來，『這一次的戰爭像我這樣的人將都要被淘汰的，所以我很想把這種習慣革除，但是有什麼方法呢？明天我們就去打敵人，搶敵人的鹽去，請大家原諒我吧！』

弟兄們在黑角裏也落下淚珠來。

草屋外面的夜髣髴更亮些，是濃雲疏散開，露出月亮來，殘剩的幾片游雲像破舊的棉花一樣，拖在峯巒尖端慢慢的避開了天空。草屋和樹木都十分安靜，河水仍舊沖激着石塊響，深夜顯得更寂寞。山谷裏夜鷹發出悽愴的鳴叫，……

風從山頭上掃蕩下來，把那一輪殘破的月亮刮得像冰凌一樣，竹林和叢樹都搖搖起來，夜

十分寒冷，這一叢草屋給寒風刷着，給朦朧的寒月照着。

四

同樣，又是一個有殘破冰凌一樣淡白月亮的夜，沒有寒風，天上飄着幾帶薄雲，那陰森的山影隱遮着一些看不見的東西，淡白朦朧的月光照着一羣人的影子，魂靈一樣蠕動着，寂寞的慢慢的爬行。

水，在潺潺的流。

走出了這一條荒僻的山溝子，是一片煙霧蒼茫的平地，站在山口，望見煙霧裏的村落模糊的樹叢。

敵人佔據的這座山城，隱露出模糊的灰色瓦脊，朦朧的城壁像一帶曲折的黑布條。

這邊打八下搅着他那健康的身影，和瘦小的隊長並排兒的行走，後面還有兩個身體強壯的北方漢子。

下了山口，踏上平地時，隊長就吩咐弟兄們分散開，埋伏在那山城的四週。

每位弟兄都匍匐在毛草田溝裏，三個四個的分散開，向着那一座山城，一帶曲折的黑布條爬行。

『這邊打八下，』隊長小聲喊着：『等我走不動時，你就拖我走。』

這邊打八下顛顛頭，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月亮已經偏了西，距離山頭不遠，這一片平地

白茫茫的，那一根根的細草時常觸着了他的臉，他拖着那一根沉重的鎗枝，有時候回頭望望隊長那給月亮照得蒼白的面孔，瘦凹的眼窩裏兩隻眼球亮晶晶的放出光，幾片枯草的葉影子在你臉上模糊的隱露着，像蟲子一樣爬。

慢慢的，……慢慢的爬行，草的聲音不斷的在耳旁嚓嚓的叫，那城牆的影子漸漸的望得清楚了，每一個城垛子，城垛的方口，以及城樓前面走來走去散步的哨兵，哨兵刺刀放出的亮光，都看得十分清楚。

隊長用力按一按這邊打八下的脊背，意思是叫他爬下去不動。前面就是一個用土建築起來的破碉堡，這邊打八下抬頭一看，望見碉堡旁邊一條黑影子，給月光照得他的鋼盔和皮帶都發出亮來，穿着達過膝蓋的黑皮靴，身上還掛了很長的彎刀，現在連他的鋼盔下面的面孔，鼻子，眼睛，都看見了。碉堡下面睡着幾匹紅馬，繮繩長長的拴在木樁上。

這邊打八下匍匐在隊長右膀子底下，隊長的眼珠像火球似的發亮，他把手裏的盒子鎗朝前一甩，噼！……就是一聲響，那煙沉沉朦朧的山城裏被這鎗聲驚得彷彿起了一陣騷動，碉堡前面那個黑影子倒下了。

噼，噼，……

這麼連續的一連串子彈發射出去，那灰黑的城牆的垛子空口處就聽見有叫爹叫媽的哭泣聲音傳出來。

接着鎗聲像爆豆子一樣雜亂的響起來，……

隊長警告着這邊打八下要把身子放平，免得使敵人發現目標。從城樓上一條探射燈光強烈的發出來，在荒草原裏提來提去尋找着發鎗的人！隊長的面孔給那強烈的燈光閃了一下，像白臘燭的顏色。他睜着一對圓溜溜的眼珠，又是一串子彈發射出去，探射燈的光立刻熄滅，隊長說『探射燈手』已經被擊斃，現在可以衝鋒了。

隱伏在城四週的弟兄們像一些猪的影子蠕動着向了這座山城衝上去。

城裏和城外一陣嘈雜囂亂的人聲發出，彷彿是天要塌下來的情況，一些馬匹的影子奔躓着，在月光裏一跳一跳的；隊長的盒子鎗又噼噼的連發一串，一條條馬匹的影子就像倒下的牆頭一樣摔下去了。——但是，現在隊長的影子在顫抖了，他那一隻握盒子鎗的手也落下去，落到草裏去。他張開了大嘴打一個吹欠，然後嘆出一聲嘆息：

『唉！我不能支持了。』

這邊打八下摸摸他的身子是軟軟的，知道他的煙癮又發作了，就把他放在自己的背上，像驢子駝東西似的駝着隊長移動。……

這座山城裏的敵人被殲滅了大部分，殘餘的幾十個有的被俘虜，有的逃脫了。天將黎明時，城裏是空空的，被挖破開洞的城壁死沉沉的，城門半掩着，街道和瓦屋狼藉刺目，牆壁和店舖門板到處都是洞口。城牆上睡着幾十具死屍，每一具死屍的頭部都中了彈，溢流出黑紅血

和腦漿。

在那灰色城壁的外面泥溝裏，睡着十幾匹馬，十幾條騎兵，每一匹馬的腹部都穿開一個血洞，騎兵的身子陷進泥裏去，腦殼都被鎗彈擊破。

弟兄們看見了都叫着：

『射得準確，不漏一顆廢子彈。』

……

一個個穿灰色服裝的弟兄們在寒冷的草地上走過去，天大亮了，這座山城從敵人手裏奪過來，死沉沉充滿着血腥。這時候，大家在慌忙着尋找隊長了。

『隊長！隊長在那裏？』

『隊長被敵人打死了嗎？』

『不，隊長不會給敵人打死的。他一定在草裏爬着，……』

一聲哨子叫，聲音傳射到遠處，也是還不見隊長回來。大家有幾分恐慌，每一位弟兄荷了鎗在丘崗和樹林裏尋找。

『隊長！隊長！……』

都這樣高聲呼叫着。

但是，寒氣逼人的早晨，只望見高高低低的山丘，和一級級的水田，這荒僻寂寞的山野裏

沒有一聲回答。……

當太陽剛剛從荒山頂頭露出半塊臉來時，他們從草坡上望見一個穿灰色服裝的弟兄，彎着身體像驢子一樣脊背上駝着什麼沉重的東西慢慢往這裏移動。

『李大有，……』

那強健的彎曲着身體叫弟兄喊叫。

『唉，你不是這邊打八下嗎？你看見隊長了嗎？』

『這邊打八下，隊長在什麼地方？』

這邊打八下不回答什麼，他彎曲着身子駝着隊長回來了。當他慢慢移動到大家面前時，大家才看清楚他背上那具枯弱的身體，一副削瘦的面孔，露出兩根顴骨，深陷的眼窩裏的兩個眼睛閉住，嘴，是蒼白的，呼吸快要斷絕了。

大家把他抬進城裏去，一位弟兄把吸在嘴裏的鴉片煙往他口鼻裏吹，經過幾十分鐘，隊長才漸漸蘇醒過來，睜開兩個眼睛。

八　李小棚

『口令？』

『哦，哦，哦，哦，……』

聽到這哦哦的聲音，就知道又是李小棚那細瞇瞇着兩個『蜻蜓』眼睛的鄉下農夫。這樣黑暗的夜天，他出去一定又是摸索人家的毛豆去啦。你這佝僂的饞嘴傢伙，給你一顆子彈嚐嚐。……但是這位挺立在碉堡一叢蘆葦旁邊的哨兵，端在手裏的那根沉澱澱的鎗枝已經又挂在肩膀頭上了。

夜空，挂滿着白花花的星星，那條銀河像一把細長的掃帚，這無數條的明閃閃的星光該繫縛了多少人們的感傷與希望呵！守夜的哨兵同志在那叢蘆葦旁邊的草地上排徊起來，他的左臂曾給步鎗的一顆子彈射傷，用雪白的藥布纏了兩個多月，傷口才痊癒，現在挂着這枝沉重的鎗，胸膛交叉着一帶鎗彈，放步哨，彷彿又回到幾個月前的戰場上似的。

『你個狐狸精，躲在蘆葦裏嚇唬人。』

『李小辮子，摸了多少毛豆？』

（李小棚頭上梳了一根小辮子，大家也喚他李小辮子。）

『今晚我要喝酒啦！狐狸精，你知道今兒是什麼日子嗎？我的生日呵，我若是在家裏老母親一定替我捍一頓麵條吃，老爹爹給我買個燒餅。在外面只有吃這把毛豆了。……』

『吃毛豆你的生命也圓些。』

『說這有啥用？我又沒錢買燒餅呀！』

一陣風吹得碉堡旁邊的葦叢嘯嘯作響。

李小棚手裏提着一團剛從田裏拔下來的毛豆稞子，挂着濃密的豆葉，團累到地下，他像拖掃帚似的拖着這些東西走，豆葉子磨擦得地下唰唰的響。他那佝僂的瘦影子像一個年老的人一樣慢慢走過去，抱過一道泥溝，溝裏幾隻青蛙被他驚嚇得噼噔噼噔的跳下水裏去。

一棵枝葉蓬鬆得像女人的頭髮似的大樹，生在水溝的岸上，那兩塊作小稀的板子就架在樹下，他踏了這兩塊板搖搖搖搖的走過去，影子就在那大樹後面的一片稻田裏消失。

碉堡，給蘆葦吞蝕了半截身子，四週的昆蟲們在叫，青蛙嘓嘓着，空中露出它那給風雨侵蝕得偏缺了楞角的頭，傾聽着四下的聲音。

宿營的地方，就在廣闊的草原裏一座菩薩廟裏，廟宇的脊頂的影子像一塊帳幕，展拉在空中，夜風從遙遠的山頭上吹來，掃着這廟宇的脊頂，它脊頂上空也曾經過幾次敵人的飛機，但是在高遠的青空中望下來，草原裏這座菩薩廟是一點點灰色小影子，很不容易發現目標的。

廟堂裏亮堂堂的，幾隻紅臘燭照着兩排怒眉瞪眼睛的兇菩薩，披紅戴綠的菩薩娘娘隱藏在

破舊的紅帳幕後面。地下的草舖上坐着一些亂哄哄的人在賭錢，猜拳吃酒，……

『哈哈哈，……李小辮子來啦，來給你生日賀一杯！……』

那臉子給酒燃燒得紅暈的胖子，眼睛發出紅光，臉上笑得推起許多圈紋，露着滿口的大牙齒，他把那吃飯刷牙喝茶都用它的藍鐵缸子舉得高高的，對着李小辮子。

李小辮子膽子髣髴狹小的笑嘻嘻的望着那發出酒香的藍鐵缸子，可是又不敢立刻就把它接過來。手裏提的一把豆稞子卻在顫抖，身子還是佝僂着，乾巴巴的瘦臉皮擁縐起一些摺紋。

他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去接過藍鐵缸子，喝下一口酒，一股熱辣辣的東西衝下他的喉裏去。

『哦，哦，大老哥，你的酒好啊，是不是白乾？』

可是那胖子的臉卻盡是笑着，裂開厚厚的嘴唇，從那有濃厚的酒氣的嘴裏流下唾涎，有點發暈的樣子，他髣髴是已經喝醉了酒。

李小棚走進去摘他的毛豆，想起剛才那一羣喝酒的漢子來心裏就有些害怕，他記得在他家鄉裏喝酒是件很和平的事，幾個好朋友提着一個小錫壺和一包煮熟的毛豆，坐在葡萄下面水井畔邊，你飲一嘴，吃幾顆毛豆，他吮一口，吃幾顆毛豆，……那把裝酒的小錫壺總在這幾個朋友的手裏遞來傳去，這麼把一個整下午消磨過去，想起來是很有滋味的事。

『你們這羣瘋子，哼！……』

他就有點畏縮。

那鍋灶裏冒着熱氣，一個燒火的伕子一把把的擰緊草稭往灶堂裏塞進去，嗚嗚的火舌舐着爐灶的眉額。

『過來，幫我摘毛豆。』

那燒火的伕子又恨恨的往爐灶裏添了兩把擰緊的乾草稭，就過來坐在一塊磚頭上幫助李小棚摘毛豆。他們把毛豆莢從豆稞子上一個一個採下來，放進一個舂笕裏。

伕子把摘完豆莢的豆稞子丟到角落裏去。

『糟踏東西的傢伙，拿回來！』

李小棚瞪圓兩個細瞇瞇的蝟蟊眼睛，大聲的叫着。

燒火的伕子又把丟到角落裏去的豆稞揀回來。李小棚把那稞豆稭子親近眼睛尋覓，把那沒有長豐滿的豆莢也採了下來丟進舂笕裏。

『哦，火伕子，看着，就照我這樣摘，莫要糟踏一個豆莢。』

說話時，那兩個眼睛又瞇蒙成兩條細縫兒。

『是，……』

燒火的伕子像生氣似的答着。

嚇嗦——嚇嗦……

豆稭上的圓葉子擧着。

月亮升上來，被蘆葦隱蔽了半截身子的碉樓給月光照出來，露着土的顏色。像帳幕一樣展拉在空中的廟宇脊頂也像披灑上一層銀霜。

李小棚的毛豆已經煮熟了，在月光下發現他那短小佝僂的影子像有幾分顛簸似的從那有燈光的菩薩廟宇裏邁着脚步走出來。他自己尋找了一個安靜的蘆葦叢，就坐在草上把那包用瓜葉包着的豆莢打開，一個小酒壺放在草地上，喝一口酒就剝開幾個豆莢吃。望望月亮，再看看四週的荒草，大樹的影子，蘆葦叢，和亮光光的池塘，就懷念起家鄉來了。

他那一張臉子呆呆的對了月亮出神。

……

白晝，炎熱的太陽把山野蒸烤得又悶又熱，空氣沉悶得髣髴有了壓力。

李小棚在水溝子岸旁一棵樹影下躺着一雙鞋子，睡得朦朧慵懶的。天空中浮遊着大塊大塊濃厚的雲塊，山頭上叢生着一片蔭鬱的松針樹，那裏有兩個牧牛童，把牛韁拴在松樹上，牛臥在山坡上從嘴角裏滴下白沫開合着口作反芻工作，兩個牧童忽然跳着脚高聲喊起來：

『飛機來了，飛機來了。』

睡在大樹下的李小棚在夢中聽見喊聲，一下子就爬起來往山丘的叢樹中飛跑，像一隻野兎受到驚嚇一樣。山上兩個牧童卻哈哈的笑了，原來他們正在玩弄着一隻用細線拴住尾巴的蜻

蜓。

水溝裏精光着身子洗澡的弟兄們都拍起手來。

『哈哈哈，飛機沒有來。唉，李小棚，……』

李小棚心裏跳動的波浪平靜下來，從那叢松針樹裏爬出來，他想，這些牧牛的童子也竟開起他的玩笑來。

『嘿嘿，怕飛機的傢伙！』

弟兄們都滿帶嘲笑的喚着，用手牽牽他的小辮子。但是他卻沒有惱，總是笑笑了事。因而弟兄們同他開玩笑的更多些，他的小辮子也就變成了大家開玩笑的玩具。一個個人的面孔都露出一種不誠懇的嘻笑。李小棚呢，不管這些，心裏湧上一陣子高興，就半哼半唱着在他家鄉種田時候的小曲子：

金大姐喲，
年方二八，
嫁了一個丈夫才會吃媽，
春天一到她就睡不着，
年輕的小夥子想念着她，
咦呀喲，呀嘲喲，

到地裏去採棉花，
咦呀喲，……

那一片無邊際的平原裏滿生着蒼青的棉花和穀子，這一副家鄉原野的景象像一張圖畫一樣湧現在他的腦海裏。當着莊稼生長很高的時候，鄉下的那些風流的『野花』（註：就是鄉間暗娼。）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在田裏招惹着小夥子們。高粱叢中就時常發出上面那一首曲子的聲調來，迎着風兒飄蕩在草原裏，時常把那些正在耕耘鋤草的年輕小夥們的情火扇惑起來。

『李小辮子，這是誰編的歌子，眞好聽，再唱一遍。』

那臉肥胖的酒鬼用手牽起他的小辮子來，那麼猛力一彈，小辮子像一段繩子似的飛起來。李小棚擡過頭來看看是這一個胖傢伙，那天夜裏曾給他喝了一杯酒慶祝他的生日。

『老大哥，這是我們的家鄉調子呵！』

『你家在什麼地方？』

『我家就在黃岸一塊沙漠裏。』

『唔，你家裏幾口人？』

『幾口人，我現在也不知道。聽說我們那一個莊子已經給敵人燒成了灰。』

幻憶着家鄉裏那一排用泥草和樹枝建築起來的平房，給那熊熊的火焰焚燃着，樹木和房屋都變成了灰燼，家鄉草原裏那一幅美麗的原野的圖景，就像泡沫一樣破滅了。老婆孩子，年老

的爹媽，現在是不是爬在黃河灘裏呼叫天老爺，或是卜咚一聲都跳下了那昏沌沌的沙水裏，給黃河的急流滾滾冲去？……家鄉小曲子再也唱不出口來，他就變得越沉默了。

細雨，把那座土的碉堡澆得濕淋淋的，田野裏的植物很硬朗的莖子掛着那一些青綠的葉兒，大地和山丘都是碧茵茵的，在那座碉堡旁邊的蘆葦越發顯得茂盛，到處都有昆蟲和青蛙在叫，那一座泥菩薩廟堂門前有兩個石獅子朝着天空哈哈笑着，雨淋得它們的身子像洗過澡一樣的。天晴了，太陽又是曬着它們的頭，蒸烤得熱辣辣的。菩薩廟堂前面用樹枝遮着兩輛載重汽車，鐵片和玻璃發出亮光，汽車夫用蔴片墊在汽車底下躺着，收拾汽車下面的機輪。

李小棚每天都在樹蔭喝一些酒的，他喝完了酒，一隻手提了那小酒壺走到汽車旁邊看收拾機輪的。

太陽把大地和山丘又蒸發乾燥了，一位弟兄走過來，彈了一下李小棚的辮子：

『嗆，汽車是飛機的目標呵！』

李小棚倒揹着兩隻手，擰過瘦黃的臉來看看那位弟兄：

『老子不怕飛機，連他媽的大礮機關鎗也不怕。』

說話有些顫抖。

那位弟兄望着他那發了青的面孔。

『不怕飛機？眞的也不怕大礮機關鎗？到前線去拚命你敢嗎？』

『怎麼不敢？』

『嘻嘻，你膽子變大了？』

『……』

李小湖仍舊倒揹着兩隻手，看修理汽車機輪的。

以後大家每天都看見李小湖從田裏提來一把毛豆，掛着滿頭汗珠走回來。叫燒火的伙子幫助他把毛豆摘完，煮熟了，他照例用瓜葉包起來，提了小錫酒壺，揑着瓜葉包，到草地樹蔭下去喝酒，喝完酒就枕了兩隻破鞋子睡午覺。

戰區慢慢擴大，這裏，這荒僻的山野裏也可以聞到礮聲了。

菩薩廟裏駐紮的隊伍開走了，敵人的飛機整天在頭頂上哼哼着。

礮聲震得樹枝顫抖。

李小棚和一些弟兄們冒着礮火和彈雨攻取一座小城鎮，這是在黃昏時分，槍彈嗚嗚的在耳旁飛叫。

他忽然在山坡發現幾個戴了樹枝的小人頭，嗚嗚的響聲髣髴就從那裏射過來。

『那裏，看見沒有？』

他指給身旁的弟兄看。但是那嗚嗚的響聲更稠密的射過來。

他們端着步鎗，弓着腰衝上去。

嚇啪的鎗聲和轟轟的礮彈把耳朵弄麻亂了。大家像一窩蜂似的擁了上去，和那些匍匐在山坡上帽子插了樹枝的敵人混雜在一起。

夜，慢慢黑下來，弟兄們獲得了敵人幾十枝武器，慢慢爬過來，爬過泥溝，穀田，一位弟兄在草地裏被什麽東西拌了一脚，他回過頭瞧，一個胸膛被穿了一個血洞的屍體，步鎗還被手掌握得緊牢的，一動不動的睡在草地裏，旁邊一片血泊，兩隻眼睛睜開着髣髴望着夜空中的星星。

「李小棚！……」

那位弟兄不禁驚嚇的叫了一聲。

大家都圍攏來。

這時候，礮聲停止了，只有遠處發出疏稀的鎗響。

夜，黑洞洞的，樹林和山丘都是一片黑影。大家望着死去的李小棚那兩顆沒有閉的亮眼睛，髣髴表示他仍舊沒有屈服似的。

九　毀滅的宋埠城

宋埠，靠近大別山脈的一座小鎮城。它週圍是植物茂密的肥沃的平原，不遠處就有山丘起伏，一座座的村落都給樹林隱蔽着，望不見一家的牆壁或屋脊。

這一座小鎮城，市面十分繁榮，街道兩旁排滿了賣東西的小販子，家家的鋪板也敞豁的打開。街路是鋪的一塊塊木板一樣的岩板，岩板上的行人擁擠着，挑扁擔的和牽畜牲的混成一片，加雜着一些來往的人，形成一種『人流』。

這小鎮城給太陽蒸晒得極乾燥，缺乏樹木的調劑。太陽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每天在空中揮散出它那火焰一樣的熱度，把這座小鎮城蒸烤得像一個小蒸籠，人們流着臭腥的汗液。靠近城的一條沙河殘餘着一窪窪的清水，露出它那黃褐色的肚腹，發着光亮，汽車像動物一樣從沙河的傾斜的木橋上爬來爬去，尾後就揚起一陣煙塵。

一天到晚，頂感覺忙碌的是那些小飯館子，站在爐火旁邊的炒菜的那一位赤裸着胸膛流汗液的夥計，錚錚鑽鑽用銅勺盤着鋼鍋，挖白米飯的也是一碗一碗的，但仍是供不夠油滑滑桌椅上的客人們那蠕動的兩片嘴唇，……

它已經接近戰場了。

陰濛濛的天氣，落着靡靡細雨，這座小鎮城被淋得濕淥淥的，汽車站上滿都是泥濘。那牆壁上的紅綠標語也剝落下來，探下半截腰蕩動着。

死水池塘裏泛着一層綠色，岸上一叢翠綠的竹林，人們就從竹林裏一條小徑穿過去，匍匐在棉花田裏躲避敵人的飛機。城門樓上的警鐘鐺鐺的響了，人的『流』滾滾的從城門洞裏湧流出來，像蒸籠裏被蒸得發慌的蒼蠅們一樣，飛散到曠野裏，泥潭裏，水溝裏，樹林裏，……

兩架偵察機，像灰白色的小鳥嘶嘶的盤旋在有迷濛雲霧的天空，在這座小鎮城的頂上旋繞幾週，又在目標顯著的樹林裏用機關鎗掠了幾遭，像滿足了的兩隻老鷹似的揚張着兩翼飛去了。

『兩隻母蜻蜓，飛走了，媽媽，……』

沙河岸旁茂密的樹叢中小孩子在叫着。

媽媽爬在叢樹下面的厚草裏，身體顫抖着。她用力把孩子的頭按下去，聲音低啞着說：

『爬下來，小鬼。……』

小孩子就又像一隻馴服的小動物一樣爬在母親的臂膀下面了。他聽見母親的血管砰砰的跳，心裏很不舒服，爲什麼要害怕那兩隻母蜻蜓呢？這眞是沒有道理的事。他抬起頭來睜開小眼睛望望母親的臉像蒼白的一塊布，近幾天來她消瘦得露出了臉兩邊的顴骨，她的臉上總也不快活了。那蓬鬆的頭髮給陽光晒得黃輭，額部像蚯蚓一樣爬着兩根青筋。

母蜻蜓的嗡嗡聲已經消失得很遠了，他聽見城樓上的警鐘又在響着：

鐺——鐺——鐺……

不快不慢的響得挺均勻。

人們像大難過去了一樣，一個一個都從棉花田裏，樹叢裏，泥潭裏，水溝裏，……挺出頭來望望那座城鎮的頂空，拂着身上的塵土和草站起來，猶疑的遮着遲緩的脚步往市城裏走去。

嚴板着面孔的石板街道上，像給風吹掃過一般乾淨，兩旁的店舖緊緊關閉着。

『媽媽，』他抬着頭望望媽的面孔，媽的頭髮蓬鬆着，臉上掛着汗珠，『你怕嗎？』

母親並不理孩子，牽着他的小手離開了那一叢亂樹，順着一條小路向鎮城一個小北門走去。

城市裏又恢復了它平時那樣繁榮了，人們又是在街道上流，充滿着汗液的氣息。城裏那座高高的鼓樓下面的洞裏，人們又是像魚一樣的穿來穿去。

孩子的家就住在這座鼓樓旁邊的一間小瓦房子裏，瓦房子的牆壁是用木板建築的，他們做小生意生活，小瓦房子裏一個木架子上擺滿着雜貨，屋樑下懸掛着許多東西，母親一清早把店鋪的板子卸下來，就坐在貨架子旁邊那一個黑缸的圓木蓋子上看守着這許多東西，髣髴它們要飛跑了似的。

街市上流水一般的人羣中新添了許多穿草綠衣服的軍人，在人羣中幾乎佔了十分之一，這的確是使這孩子十分驚奇的事。

迷濛的雲霧消散了，太陽像一柄火傘一樣張掛在天空，蒸烤着這座鎮城。

街市上的人們照例吃過了他們的午飯，午飯後洗刷完畢，作一個短時間的休息。

晴朗的天空，這座鎮城的目標特別明顯，在高處可以望得見那灰色帶子一樣的城圈，幾座高高豎在空中的城樓，和那些橫橫豎豎木梳一樣的灰色瓦的屋脊。在往日遇到這樣晴朗的天氣，它在這大地上顯得特別光耀，活潑。現在卻不同了，它害怕太陽，害怕這樣的天空，髣髴有不可擔負的威脅壓蓋在它脊背上。

那許多在街市上來往販賣貨物的人們，陽光一晒在身上心裏就有幾分驚慌。

『太陽又晴出來了，媽媽。』

孩子叫着。太陽一晴，母親總要關鋪板，帶他到沙河邊上的樹林裏去藏着。

『把後院裏晒的衣服收進來。』

母親說，她在忙碌着收拾東西。

『把衣服收進來就要出城嗎？』

他想。從椅子上跳下來，就跑到後院兒裏去了。

繩荊上晒的衣服是白的，白得像雪一樣。他搬出櫈子，站在櫈子上，把繩荊上的白衣服取

下來。

『還沒有晒乾哪！』

孩子叫着。

『收進來，別囉嗦。』

母親像發了怒似的在屋子裏吼叫。

天空晴亮的可怕，屋脊給陽光晒得這樣亮，街上的行人一會兒比一會兒匆碌了，高高的鼓樓下面的洞裏像魚一樣的人們滿頭流着汗，都挑了桌椅傢俱往外走，由城裏往鄉下遷移。還有一些是空着身子往外跑的，這無疑的是擔心着這樣的大晴天。

『走吧，敵警報了。』

有人這麼叫着，人羣裏就擁起一陣波浪，店鋪家的門板也都嘟嘟的關閉起來。

警鐘鐺鐺鐺的急忙的敲着，飛機嗡嗡的響聲也已經聽見了。種種的聲音都帶着驚慌發出，……

孩子在天空中望見了十幾隻大母蜻蜓，然而這一次的母蜻蜓們的吼聲使他害怕起來。他跑進屋裏來，母親倒在牀下了，他撲進母親的懷裏，母親把他摟着滾在牀底下，臉色蒼白，手在顫抖着，一句話都不講，只聽到空中嗡嗡的聲音更大起來。

這一次，一共有二十幾架重轟炸機，在晴朗的天空中震動着，像鷹子尋覓食物一樣繞着這

座灰色的城牆盤旋。幾個亮光的炸彈吼叫着從空中落下來，城裏面翻起一陣塵土，濃黑的煙飛起來，那些破斷的屋梁，瓦片，磚塊，四下飛濺着，加雜着哭叫的慘聲。但是那吼叫的炸彈像落雹子一樣掉下來，房屋和牆壁就在黑煙的轟炸聲中倒坍下去。一個炸彈正巧掉落在鼓樓的脊頂，鼓樓整個的毀滅了；下面的洞也坍落下來，四週幾十丈外的房屋都被它這沉重的爆炸聲震毀，帶着煙塵和血的腥氣，破碎的磚塊瓦片木樑……都從空中落下來時，這往日建築得挺整齊的房屋，一下就變成一片幾十方丈面積的瓦礫了，一切生命財產都被埋葬在這裏面，那一對母子也早已被炸得連一根骨格一滴血都見不到了。

宋埠，整個城鎮裏的房屋就這樣毀滅成一片焦土了，就是殘剩着的房屋，身子也被震得傾斜着，脊頂上的瓦片都掉得光光的，剩着樑椽，露出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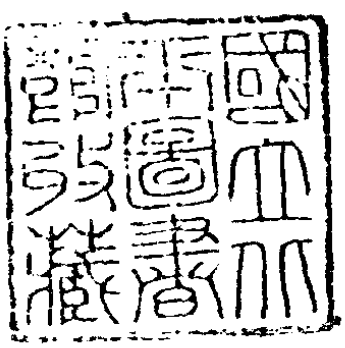
飛機飛走了以後，鎮城裏像死了一樣，見不到一個人和一隻狗。

夜間，黑暗壓蓋着這座死城，沒有一點燈火，被炸得焦頭爛額殘破的屍體仍舊陳擺在瓦礫裏。到處散佈着硫磺和彈藥的氣息，再也看不見那些忙碌的飯館裏的夥計，和流着汗液像流水一樣的行人了。

第二天，火燄似的太陽蒸晒着這座被毀滅了的死城，汽車站上的房子給燃燒彈燒成一片灰燼，空地上有三四個數丈深的炸彈炸開的大坑，坑裏滲出了很深的水，像池塘一般大。只有兩三個糾察兵手裏提了手鎗，在那裏巡迴。

沒有一個百姓，也沒有一隻狗，被炸死的屍體都發出了臭氣，在城外一片樹林被炸得十分狼藉，隱藏在裏面的人都被炸碎了，破爛的有血的衣服挂在樹枝上，靜靜的沒有一隻鳥，……

太陽像火球一樣烤着這座死城，人們都逃到十幾里以外的鄉村和山林裏去了，他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大的驚嚇，從來沒有聽到過那樣恐怖的爆炸聲。他們每天都躲避在森林裏，再也不敢返回那座鎮城裏去了。



27 DEC. 1940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84623)

大時代文藝叢書 大別山荒僻的一角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田濤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支館
重慶 成都 康定 長沙 衡陽 邵陽 貴陽
常德 桂林 柳州 昆明 開平 梅縣 韶關
金華 恩施 萬縣 贛縣 福州 西安 蘭州
南陽 廬江 香港 新加坡 澳門 廣州灣

(本書校對者王煊蕃)

H六六二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字第一四二四號

63
6-23